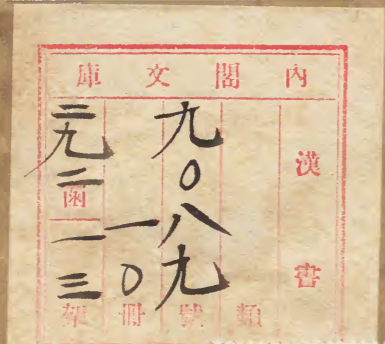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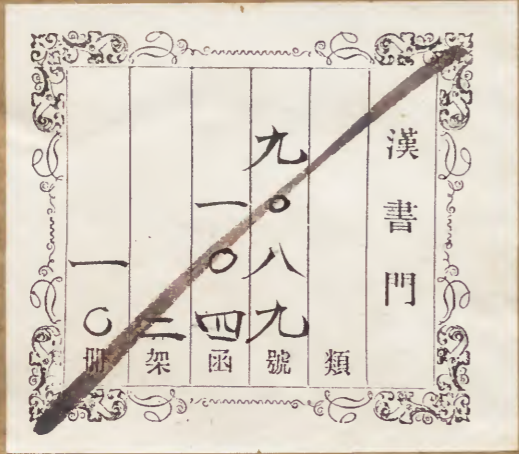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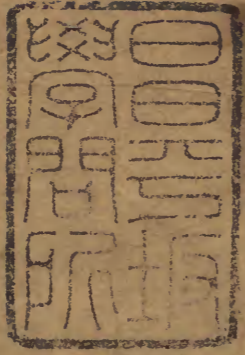


義烏縣志

十九之二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89
冊數	10 ( 10 )
函號	232 78

十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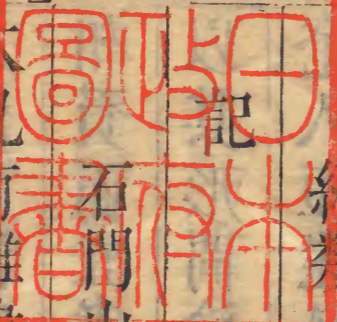
義烏縣志卷之十九

藝文志

淺草文庫

編類

記



石門山記

陳炳

大凡有雄偉之趣者不必其聲之舊而後以為稱苟炳

焉有異於吾耳目則人未之與吾弗可以漫視也石門

之為山其有是與蓋吾邑繡川在婺之東北隅去州治

餘百里州之赤松三洞其勝異同天下可謂而至於繡

川勢以遠而不續故吾邑雖四障以山皆蚴蟻渙散  
傾頓渾昧無可以肆觀而人咸不以爲有異趣歲在乙  
亥春陽方中予以文史之暇將求夫有以抒吾懷者於  
是涉東江遵亂徑四矚探搜而連山中斷有兩石隱隱  
相負而立者轟峭扁闔其峰絕特於羣山予心異之遂  
以其形問塗於耕者得小塍崎嶇背東江去約三百步  
奄入短崖松林其中漭然有水潄焉曰古塘而東扶棘  
荆循樵採路以上路窮而山在焉兩峰竝峙由右腋陟  
其頂乃甚夷坦可坐十二三人有小石磊磊若器皿若

編鐘磬其大者若房榻然可以環飲其下森松挺柏儼  
儼攢翠於亂青中後有泉如乳脉疎豁酌其味滑且甘  
耕者曰是夏冷徹骨而冬則温因復視四野巒列無遠  
近惟所指前帶大江屈折入雙溪以之錢塘左右山去  
無窮而後山轉高每微風至瀕洞澎湃大聲相盪草木  
交樛時時有芬鬱清氣自足底降升激一嘯百谷翕蒼  
使人凜然不覺毛髮竦聳疑非人世吁茲亦可謂雄偉  
之趣矣而按之圖經詢之耆老寂焉莫有道石門山者  
何邪非以其處之隱而或隱且小雖三而人有弗我

信故與夫矜大而畧小趨顯而忽隱固下之嘗情何足以爲失得而盆盎之沈沈可以想滄溟坻阜之巍巍可以意泰華吾於內既有以自廣則一涓之流一拳之石咸可以爲寄而况其又誠不苟然者邪予故爲記俾樂遊者自予言以始

宜齋記

子何子塲所居之齋曰宜有客勝而詰曰宜謂何將橋檻明曠宜展卷乎庭宇邃密宜遠囂乎可瑟可奕宜遊意乎有圖有刻宜寓目乎楮枕器几眠坐適皆宜辭傲

而養恬乎僕笑而應曰凡子之所謂宜者豈僕之所宜哉僕每痛伯仲間兩盡其宜今昔所難且以舜爲兄固宜矣而有象之弟以且爲弟固宜矣而有鮮之兄雖聖賢猶不免於不幸矧中下乎故若兩龔之節二陸之文元仲之名德與夫共被易衣推財爭死之事雖簡牘浩茫汗牛充棟所載可屈指數而布粟不容豆其相煎之誚無世無之可謂難矣吾家二兄弟雖節未龔文未陸名德未陳所幸父母俱存必方昔導日對古人黃卷中而尙友之吾兄所以待僕者旣反愛矣而僕亦不敢不

恭此得孟軻氏三樂之一若今馬巷三一氣者方其孩  
提嬉戲肴核氏咀不見斯念或感啼真若骨肉自然莫  
可間一旦愛奪長舌猜忌不相能雖親在堂而鼎異餽  
棗私儲所爭纔刀錐手足爲仇敵至有限闕不面連甕  
不過縱斧相痛且不顧遇急難往往束手旁視甚者陰  
擠而竊幸焉嗚呼此殆不禽獸彘狄若也吾兄弟不移  
於習俗如前數子致美之懿非曰等之切有意取詩人  
宜兄弟之義名齋以自樂客默然良久曰斯名固宜矣  
子之兄弟其踐之無徒言客去因援筆而誌諸壁紹興

巳巳冬之日也

重修縣學記

乾道三年春正月福唐張侯來尹義烏以巨手剔羣蠹  
以餘力起宿敝政平訟理百廢俱作越明年崇脩縣庠  
命有所未盡一撤新之築土爲基以立外門屹然伉爽  
逮落成諸生屬中輔爲文以志按學之舊址在繡湖之  
濱湫隘藪蕪紹興戊午建安張侯公袞始卜而遷於縣  
之東偏旣而番陽董君燿臨川晏君節相繼經理歷三  
十載而廟有殿講有堂肄習食息之所不具備歲月

既久日以圯壞自侯之來出令鳩工復經復營革舊而  
新易仆而興無尺地不甃無一椽不飾聖容從貌藻火  
旒綴儼然端莊簾幕欄檻朱碧相映豐而不踰約而不  
偏又立十二戟於中門森然偉觀過而望者雖遠而數  
十百里咸知所敬仰每月初吉侯來蒞止士肅於斯寇  
帶而圍雍雍翼翼有洙泗之風猗歟休哉非侯之政知  
所先務曷以臻此昔子產不毀鄉校聖人稱仁僖公能  
脩頽宮詩人頌之矧庠序之備如吾黨里可不紀述乃  
爲之記云

縣名縣壁記

劉應龜

縣古子男國也。通制達魯花赤尹爲之長丞主簿尉曰  
佐戶三萬以上乃得備設。常日尉治事別廨丞簿皆得  
與其長完坐廳事。上吏抱文書來前佐涉筆而後長始  
署事。紙尾雖崇卑有間然持其不可以贊其可相與扶  
植大體。佐視長均爲縣官。非若異位司存參立。權位相  
軋可以差殊觀也。丞山陽莊君請於尹北府蔣君曰。義  
烏婺壯縣壁記缺。何以詔後。且事之作古非熟講而定  
僉詢而同。則有未易言者。稽之官制酌之人情。先長後

義烏縣志 卷之十九 編類 六  
佐列其氏名與去來之歲月蓋卽縣之廳壁記之尹曰  
然屬應龜以記應龜因謂丞曰君不欲專美藍田合長  
佐立石公明堂下屢書不一書俾來者有所於考顧不  
偉歟是所謂事之作古熟講而定僉詢而同者也奚庸  
辭於是因二君之意而敘其次第如此贊其河漢與楚  
與其思報堂記事出史文  
寧國袁謙子謂其友王禕氏曰吾食君之祿而以養吾  
親君親之恩思有以報之未能也吾聞之無親無生無  
君無以生君親之恩將若之何而報之也吾朝夕以思  
不敢忘因名吾堂曰思報子尙有以教我乎哉王禕氏  
對曰噫善如是之間也君親之譬猶天也詩不有云乎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天莫之報也爲臣子者夫亦求盡  
其分焉耳是故忠者盡爲臣之分之謂也孝者盡爲子  
之分之謂也忠孝盡則臣子之分盡故曰君父人倫之  
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君親之恩莫之可報也惟忠與  
孝其庶幾以報夫君親者乎雖然世之言曰爲忠孝者  
不兩全夫豈然哉臣子之道一也豈有不相爲用而又  
相害者哉是故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今夫有

親在而君有難則將死之乎抑否乎亦曰身從其居志  
從其義而已吾身居於君所而君難及則號泣以死請  
曰吾非忘事親也君不可以棄吾其敢以不死可死則  
死之其幸而不死則終事而請於君以事其親君有難  
而吾身居親所吾將赴而救之而親不可以舍也則號  
泣而呼曰吾非忘吾君也有親在吾不忍以卽死其不  
幸而親死則終喪而委身以事其君是之謂身從其居  
志從其義也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  
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舜孔  
已矣世顧以爲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袁謙子於  
是再拜謝曰美哉乎子之言忠孝也吾曷敢不思而行  
之以報吾所當報雖然豈獨予哉天下後世將子之言  
以爲訓盍書諸簡以遺予因以記吾堂也遂記之

樗隱記

不材而無用其金銀財帛王公禕

清江湖居敬先生世家渝水之南天柱峰之下先廬毀  
於兵燹者一紀矣頃歲乃卽其故址作屋以居而名之  
曰樗隱一日與其友王禕相遇於盧龍山下具以其意  
告之曰樗隱者吾之託以自志也樗不材木也無所可



義鳥縣志 卷之十九  
用是以能終其天年也吾聞之莊周氏云禕聞而疑之曰異哉子之託以自志者何其匪類也夫世之所重者材也而樗乃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樗獨以無用全樗奚足道也先生之起家也爲名進士歷官也爲名御史謂之不材而無用非余所敢知也而欲託於樗以隱稱鳥在其爲知類也且莊周氏之論樗也謂不材而無用故得全其天年此九一曲之談非通論也木之材美者無如楸楠豫章矣苟其產乎深山絕谷之中雖閱百千年匠石不睨也使樗而植根官道之旁曾不捩把其不夭於斧斤也者幾希而謂木之爲樗者天年獨全焉無是理也彼莊周氏者蓋徒悲夫世之人因材以爲累不若不材之爲愈故爲是有激之言然獨不知不材者固亦有肯而不免爲尤可悲也夫材旣爲人累而不材者又復不得免然則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邪曰非然也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不免乎累者也嗟乎處於材不材之間而猶不免於累則凡可以爲累者獨材之罪哉雖然余也亦嘗聞於莊周氏矣所貴於有道者以能不物於物焉爾不物於物者游乎物之初而物

莫能爲之損益也物不能爲之損益矣又奚材不材之  
論哉今先生之學固內聖外王之道也豈其不出於此  
乎夫苟出於此矣則其所造者人將孰得而名言之先  
生矍然曰噫子之疑我者誠是也吾其釋然矣抑子之  
所問政吾之所有事焉者也而子能言之盍書以遺我  
因以記吾居也遂書之以爲記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  
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

於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  
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峴岷府謁藩閫文武大  
臣及士人士友竝以情事爲告聞者閔之競爲諮訪二  
十五日有樊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  
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  
梁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理麻參政喻金閭高撫  
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  
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  
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樂主逋逃朔漠者遣侍郎脫

脫自西番來通好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  
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廼匿先公於民間脫脫  
聞之誚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躍馬  
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  
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  
尙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  
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彼  
何罪焉况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脫脫曰今  
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謂

曰汝朝殺我大兵女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  
十四日未申時蓋夔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  
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理麻旣陳奠祭命左右  
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昇至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  
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躡  
躡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  
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  
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聞市  
人競來致問中有蘇奴者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

慶皆爲元帥故達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  
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  
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  
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  
三人之言遺殖竝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  
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葬所  
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  
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  
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此處文字模糊）於寺前諱所

哀題主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  
政張公統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  
寬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  
寄可考槩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  
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已使葬於地藏寺之旁後十  
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隴自國兵來陵谷  
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薦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  
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於報國寺後因脫脫至  
遂移館於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

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於家後并原稿不知  
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錕有年近  
見宜良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  
士而知書會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  
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嘗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  
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卽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  
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兀  
兒朶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冢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  
處而羣冢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  
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  
羣冢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設祭畢復奉歸  
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  
欲訪求遺殖歸葬先隴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  
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尙何面目見  
先公於九泉者哉躡躑之餘因忍死備記於簡以誌不  
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貞則堂記

平西泉夫人

宋濂

撰

貞則堂者傳君藻養母夫人之所也夫人姓樓氏故爲

烏傷士族年十五歸同里處士壽朋生二子長曰權次  
卽藻又十有八年而寡夫人斷髮誓不食他姓家日單  
凍餒交攻當風雪凄迷青鐙夜織雞再號猶軋軋聞機  
杼聲人勿能堪夫人裕如也越若干年始克葬處士君  
華川之南葬已先廬未備者補之持宿券責金者庚之  
專心一力訓二子有成權得推擇爲吏藻從黃文獻公  
游以文辭稱夫人素髮垂頰日坐堂上含冲挹腴而享  
壽養之樂時年蓋六十餘矣人皆曰女婦青年能守貞  
者非艱守於阡危中者爲艱當夫人獨居室無儋石之  
積噉噉自信如荆南之金色百煉而弗變非其賢過人  
能如是乎吾邦生齒之繁動至數十萬求如夫人者千  
或不能二三宜其休聞流溢無窮所可憾者無良有司  
止於朝廷以表其宅里爾金華宋濂獨不謂然何者婺  
爲呂成公講道之邦禮義脩明風俗淳美非惟家孝弟  
而人詩書至於女子婦人亦皆無思犯禮而畏行露之  
侵第處道之常同老子室無以見其所執之操今謂如  
夫人者千不能二三是何待父母之國如此其輕也向  
使處士君不蚤逝孰知夫人之行能卓卓如是乎利器

之施遇錯節而顯勁柏之剛因凝霜而知名蓋生於世  
之變也計夫人之心豈樂負守貞之名哉以守貞名夫  
人已爲不幸况又欲徼旌寵之榮乎旌寵朝廷之事也  
濂也不敏與藻居同郡學同師常升斯堂而拜夫人藻  
指謂濂曰吾子幸爲我文之濂不敢讓使濂之文傳夫  
人大節其迹烜著於世矣乎

孝友菴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  
畝字彥修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

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  
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附於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  
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  
於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  
其妻合葬卽墓前若干武爲菴俾子弟居之以奉灑掃  
廟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  
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  
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  
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

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歸厚矣慎終之事玉旣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於曾玄至於來昆又至於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於墓下會於斯菴之中指而曰某某墓之子也某某墓之孫也出於某某墓者也其墓又出於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己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鑿玉之志也請書之



義烏婺之屬邑也去郡治百六十里居東南之輿區其山川秀峙人物之殷俗尚儒雅甲於他邑稽之郡乘蓋可見矣在宋則有宗忠簡公澤徐文清公僑元有黃文獻公潛實產茲邑後先悉以科第起家其文章政事炳然煥然海內至今稱之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肇造區夏樹立學校開設科目亦累有其人永樂八年夏余僉浙江按察司事明年冬來按於茲下車皇皇未暇他及首謁文廟拜先聖先師禮成諸生復導升堂會

講講餘其教諭胡春同率生徒進而告曰邑庠自前代登第者咸勒石豐珉文獻公嘗爲文以記之國朝開科迄今四十餘祀俱未有紀載恐後泯焉先是諸生悉捐貲於家僦匠礪石願刻先達之名以勵將來而未有紀之者乞一言以傳不朽余謂黃公天下鉅儒後學師仰之旣秉筆大書於前若等求余荒謬之言繼之猶持布鼓以過雷門懷燕石而趨玄圃誠可哂也且公事執掌文墨謝去久矣力卻之厥後春同復與諸生固請如初遂備徇輿情余辱風紀旌別淑慝固分內事也奚容再

拒之哉切惟科目之設其來尚矣自唐虞興賢亮采明  
試其言後世以科舉取士實基於此凡士生戴履間誦  
詩讀書獲與四方俊乂角藝場屋哀然奏捷發身文章  
以躋臚仕亦榮矣哉今又記名於石立於學宮俾傳永  
久信足嘉已蓋學校爲風化之源人材所從出也今諸  
生絃於斯誦於斯目之所擊惕然奮發潛心六學安知  
異日不接踵以魁膺首乎凡登名金石者益思止以忠  
於君下以行其學爲世之名臣勿使諸公專美於前而  
後人指此而非議之庶科目可以得人矣

其事而後其食尙其勉諸永樂九年冬閏十有二月中

吉

許侯新建文昌橋閣記

吾婺所難得者水而烏獨有湖涵浸城邑廻環學宮浮  
清挹翠以其相錯如繡故以繡名湖故有八景當年未  
學士王待制諸公題詠甚盛以支流注射夏潦所乘寢  
成闕塞而郊於郭郭居人侵擾舊跡漸湮只今問八景  
之舊惟烟寺曉鐘松稍落月荷畔驚鷗及島雲漁市依  
然如昨而所謂晚照之丹樓繫馬之畫橋柳洲之歌舫

不可復見矣雉臯許侯來合烏每謁學經行湖上柳拂  
褰帷花迎露冕欣然會心月進諸生而再課之賞異拔  
尤人文蔚起侯慨然歎曰湖勝如此風行水上渙天下  
之至文茲一碧千頃澄泓漣漪對此便覺心靈映發筆  
底花生是文光所式憑也會甲戌之歲新葺學門因於  
學宮閣之以祠文昌而湖中有堤復駕石爲橋高三丈  
濶二丈長九丈六尺翼以扶欄飛虹俯波香塵擁轂坐  
花醉月不減六橋而高閣相望引日月以壯雕梁摘星  
辰以綴朱拱流雲捲雨吞吐四虛丹雘畫橋之勝再

于今日且成以不日勞不及民明德遠矣侯才名擅代  
詞壇執耳故身應文自旣以冶鑄嘉惠諸生而復以形  
勢佐之此後之邀福文昌而蛟騰鵬徙以仰副聖天子  
作人之化誰匪屬侯之成勞乎昔子瞻作西湖主人芟  
夷芟葑永垂澄湛千秋美談侯之爲此六橋不得擅勝  
於前矣侯甲戌進士諱直字若魯維揚如臯人  
遊雞鳴山記

雞鳴山峙東江之左屈曲盤旋來若無因止若無去突  
者若螺垂者若帶後枕小巔里人搆廟祀神而最高一

峰挺出原野間或曰昔山有金鷄鳴而羣雞皆鳴或曰唐崔智韜逐化虎之婦至此聞鷄鳴故名焉宋昔有陳鼎者因國亡結茅其陽躬耕事母余先人嘗搆小亭名登高臺歲九日與鄉之士大夫會於此今圯矣登山曠覽北爲邑之龍祈山鋸齒刃背諸崖青影逼人西北爲浦之仙華山宋謝臯羽嘗同方韶卿吳子善輩登之以寓其中之所感西則邑之稠嶺宋忠祐胡公惠政在人廟祀於此西南爲雙峰下爲明宋景濂先生故址正南則郡之芙蓉峰爲通郡人文所鍾秀而釣魚巖則南之最近者上建浮圖七級東爲龍門宋王正叔先生講學處也爲石門先世山南先生隱居處也東之南麓明王忠文公託處於茲東北旁溪而聚族者則宋忠簡宗公之遺裔而旁峴城郭則徐文清黃文獻之祠在焉俯瞰山麓又有龔忠愍父子之墓皆歷歷可數中有一江自吳寧蜿蜒入烏經蘭江以歸錢塘曾足跡不越數武而數百里之奇觀勝蹟皆在几席間是歲重九風日晴爽與諸子登其巘坐石橙分韻賦詩行觴余顧而慨曰諸君得無有觸目而動心弔古而傷今者乎龍祈之連天

插漢奇矣未聞有名人碩士蔚起其間遂與衆山埒焉  
而仙華復有登之者乎稠嶺猶是也復有沒敬其神者  
乎景濂之文章與雙峰同不朽今徒望芙蓉而羨秀觀  
釣巖而歎異而已孰能講學使龍門增重乎砥節使石  
門豔稱乎保障封疆仗義死國如忠簡忠文忠愍之表  
表乎孰能衍未喪之傳立朝正直如文清文獻者乎川  
岳之鍾毓無肯或息而人士之後起何若前蹤必也積  
學博稽如文獻景濂守道式昔如文清正叔山南樹節  
立節如忠簡忠文忠愍而歿也如忠肅之歌辭外猶矣  
庶幾乎然則登斯山而徒懷清風景恣意嘯詠豈但山  
靈所不許亦吾與諸君子之所羞矣

序

忠義傳序

喻良能

忠義者天下之大剛也亦天地勁正之氣之所寓也是  
氣之在太虛開金符之與百鍊而不變松柏與竹得之  
冒嚴霜烈風積雪而不少衰人臣得之蹈白刃赴水火  
歷萬死而不改其操由此故也李白有言忠於其主人  
之主皆欲其臣然則不忠於主亦人主之所不欲也蓋

人之意若曰斯人者既忠於彼豈負我哉苟負於彼必不忠於我矣且比干違武王者也武王封之美其正也太宰嚭成越王者也越王誅之惡其姦也丁公不殺漢高恩孰甚焉而報以大戮者豈非以其悖於楚乎季布數窘高祖讎孰甚焉而赦為侯非以其忠於羽乎徐世勳不貪李密之黎陽太宗所以勤勤於託孤也鄧曉聞李軌敗而入賀高祖所以廢而不齒也章聖皇帝過巡遠雙忠廟徘徊歎息嘉其盡節異代著金石刻以贊其忠夫巡等盡節於有唐之昔而見褒於有宋之英主蓋忠則為人主之所貴不忠則為人主之所賤未有反覆賣國左右取容而見好於主者亦未有盡忠為國不為詭隨而見惡於主者此忠義傳之所以作也傳自列國終於五代博采正史旁及傳記惟忠節卓然係天下國家之所以安危事之所以成敗可以裨名教可以勵風俗者乃在此選不然不錄也上下千餘年間所取者不過一百九十人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矣後之為人臣者可不慕哉

送楊仲章歸東陽詩卷序

金涓

楊君仲章以清峻修敏之質好學不倦窮討六籍雖晚登先師黃文獻公之門而強記卓識邁倫逸等一時學者咸推先登宋君景濂每稱之曰能而先師亦自謂不意晚年復得此友如涓者愚弗能矧頑弗能訂安敢望其末光也哉重自念四方士人登先師之門者無有不立名成業涓自幼年侍側時則有陳君時甫吳君立夫李君仲倫朱君元達朝夕講論文字辨析義理涓未始或能識知也既而時甫居東陽以明經授徒常數千百人弟子不遠百里而至其高第弟子則有張君良全

江浙鄉舉易魁凡爲舉子之業者無不宗焉立夫以庚申歲中鄉試榜仲倫以茂才異等用大臣薦爲校官惟元達豪俠不羈邈視進取以學問文章同遊浙西者三十餘年雖虞柳諸公薦書交上亦睥睨弗顧也後數年先師提舉江浙儒學時則有劉君子實哲君子正應君之邵陳君子中肄業西湖書院劉哲二君皆登上第應則兩中鄉舉榜陳回河南授試主司見其文反疑其爲南人代筆之作由是失利而返則抑鬱不得志卒於錢塘先師銘其墓焉迨夫先師告老致事而歸則有宋君

景濂許君存仁王君子充以英敏絕人之學一時咸集  
文名德業超出前輩今則皆居要路密邇清光所謂立  
名成業真足以承前引後嗚呼盛哉夫何朱君伯清傅  
君國章與吾仲章氏皆以妙年傑學才器局幹以出入  
乎諸公之間逐逐焉不以印組爲務忒忒焉不以文章  
自高晦光隱德逸志抗雲迥出人表比辟書及門伯清  
以居制不出國章以母老懇辭仲章則先事適機以自  
潛時知縣胡公子實方興學校以導民奉幣致請仲章  
爲弟子師迎焉以備其敬館焉以具其禮無幾何致辭  
而歸咸贈之以詩去則隱於東陽南溪之濱閉門絕客  
束書問農文不留稿詩不贈人與涓不相聞問者寥寥  
四五載矣今其季仲齊授徒法典精舍涓適見此卷慨  
後生之可畏嗟良覲之難逢痛念先師之不可復作矣  
因撫卷興思先師以晚年得此友爲喜而涓亦以晚年  
得友斯人爲奇則先師道業之傳宗而主之者有其人  
乎復何憂遂并敘此意于卷端以寓夫久要不忘之意  
云仲章見之其必有以知我屬望之深意也

題蜀山樵唱後序

金涓



予憶侍先師黃文獻公謁文懿許先生於歲寒亭上學者環立左右而北方之人爲多儀觀俊偉辭語閑雅心竊慕之旣而先師以應奉文字召入翰林予遂登文懿先生之門與諸公竝列時蒙古人丑時中已登科第維揚王仁昭魁河南省真定馬文潛由國子監生先後繼至雖以先生之德業聞望昭著于外方故不遠數千里而來亦由當時科目之設爲一代之盛選所以讀書而至者不絕乎道路是皆有出仕之望者也今天下方用兵設科取士之法有所未暇吾友楊君仲齊獨閉戶讀書爲文詞有氣有光法度可采且又絕意進取深可加

尙而熊侯以郡同知金華事潘公

廷堅字文叔號茂清

薦首推爲

武義經師居數月力辭而退邑宰胡子實又因選才之例舉以充貢偃俛戒途遽辭疾而還於是心愈求僻徘徊於蜀山之間擇林谷之幽竹石之美儼法輿精舍小樓爲修讀之計感激奮勵刻苦自持不與事接凡經史子氏醫藥卜筮之書無有不讀而約通其大義其於堪輿之學尤爲精妙暇則藝游乎吟詠之間長篇短章豐厚古澹膾炙人口此特其餘事耳予久寓蜀墅與仲齊



相去不遠二三里而每一相見動逾數月仲齊方以分  
陰爲惜而不暇出予亦以多病足弱而憚於行暇日偶  
同劉仲章氏過仲齊見其學日益進而德日益修且材  
質足以任重知慮足以周物識不忍見奇瑤橫葉道則  
因諷之出仕方仲齊曰予才雖不迨古人而志豈不同  
於古人乎予不聞閔子之言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  
汶上矣卓然之志介然之言殆不可犯庶幾古之所謂  
獨善其身者歟嗚呼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  
其道惟其有可爲之時必資乎能爲之才又有得爲之  
勢而後出旣出則必求行吾志未嘗屈身以殉人也今  
仲齊讀書明理論學則優矣是有能爲之才也郡邑之  
間文章論薦又有得爲之勢也抱能爲之才挾得爲之  
勢乃高居深隱若將終身焉者抑非以時方用武未見  
其有可爲之時邪誠使幡然悔悟出而用世操觚翰以  
廁于諸公之間立奇以取名孰曰不可乃釋此時而不  
爲則知仲齊夙夜強學非所以待問也藏器于身非所  
以待時乎時不再來仲齊其自爲之

昔爲乙巳九月  
在洪武前四年

王禕

厲志先生朱公集若干卷禕與公之曾孫烈既訂定而編次之因序其後曰公諱元龍字景雲婺之義烏人宋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温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尉饒州司理參軍皆有能名遷處州縉雲令改官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宗正寺主簿尋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在左司也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拒之曰舉牘可以勢取邪宦官陳詢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公以謂優異內官寵賁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於公論公事爲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公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訟圩田衆莫敢引決公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之親乃有爭田訟邪毅然決之歲大旱宰臣請天子拜佛以禱公沮之曰稽首號泥佛常人不屑爲顧欲天子爲之乎時議括兩淮之浮鹽公以爲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哭流涕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公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公遂斥去

矣郭右史磊卿正士也聞而歎曰嗟乎朱左司亦遭煩  
言世道猶可爲乎因憤而死公旣斥得予祠秩滿老知  
衢吉二州皆旋予祠祿除知台州以憂不赴暨服除而  
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公切直或告公有可以回  
宰相之意者則應之曰吾生爲正人死爲正鬼耳於是  
家食十年卒老以死矣自禕幼時從長老得公言行想  
見其人巖巖然不可犯竊嚮慕之及讀公家集獲窺其  
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  
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詐而蓋名者可同日語也  
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旣又從四明絜齋袁公  
燮遊徐公考亭朱子門人袁公象山陸氏弟子公之學  
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是以著於大節表表如是惜乎  
不克展其所蘊齋志以死旣死史闕其傳其言行又無  
以暴於後世不亦可悲也夫故禕序其集特論著其大  
節俾後有考焉

義理學纂言序

宋

自孟子之歿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塗者于有餘載  
天生濂洛關閩四夫子始揭白日於中天萬象森列無

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四夫子之微辭精義朱子與呂成公既已纂成近思錄以六百二十二條彙分十又四篇朱子之道無異於四夫子也其散見語言文辭者廣博淵深若未易涯涘烏可以不成編是故覺軒蔡氏與三嶼陳氏皆嘗采爲續錄以傳退軒熊氏患其去取不同撫朱子諸書之至精者爲語要而於論學論事尤詳虛谷方氏與熊氏同時則又以爲門人之所紀錄不盡得其真未若文辭出於親製而無可疑復於百十卷中句抄節析爲四十類名之曰晦庵集鈔嗚呼尊朱子之學者諸家亦以謂有真志矣然而傷於簡者既不足盡其真醇病於繁者又不能領其樞要二者蓋胥失焉烏傷朱君伯清自幼至老酷嗜朱子之書每謂人曰朱子之學菽粟布帛也天下示日不可無也伯清既受薦爲國史編修上簡主知特詔授經於楚王府其見於辭章資爲講說皆以朱子爲宗已而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寄迹浦陽江上日取朱子著溫繹之察陰陽鬼神之運行驗心情性命之發舒明白昭著循環無窮皆本乎道體之妙所見端確所得

粹疑於是即朱子精語編成理學纂言一書其凡例全  
 倣近思錄其所采語錄雖雜以方言惟恐失真片辭不  
 敢移易氣象或不類者刪之其於文集則節取切而要  
 者載焉凡八千三百條方之於諸家殊適厥中取而讀  
 之不翅親逢諸子在坐而見門人難疑答問之盛不知  
 其身生於二百年之後也伯清嘉惠後學之功何其至  
 歟世之好著書者多矣恃一偏之見操無根之學肆口  
 詆斥恬不自愧何嘗能窺朱子之藩籬是皆獲罪於伯  
 清者也抑嘗聞孔子天之孝子也以其扶持天地植立

綱常為千萬世計也朱子之志實與孔子同是亦孔子  
 之孝子也當今學者瀾倒波隨一惟卑陋之歸伯清能  
 尊朱子之學而扶導之豈非朱子之孝子乎夫孝者善  
 繼人之志者伯清實有焉伯清名廉官至楚相府長史  
 其父裕軒先生師事許文懿公公則上承朱子六傳之  
 緒其家學淵源蓋有所自云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四  
 日同郡宋濂序

華川集後序  
 方孝孺

華川先生出使南裔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于世



天台方孝孺爲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爲若干卷  
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  
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  
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置之而不顧蓋  
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  
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  
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  
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  
天下其所及爲尤遠邪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內  
何先生獨不遇邪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爲文入燕  
都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困悴而歸今上有天下  
先生嘗用矣旣而出佐遠郡召入修元史爲翰林待制  
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裔竟留未遣  
國家遐蒐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  
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  
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於後厄於  
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  
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誦





田灑米漏丁省戶之弊競作矣故宿胥桀猾得藉之以  
爲囊橐瘠柔淳以資奸宄蓋三紀于今九江梅侯以名  
胄英選來職縣長子諒毅達威張令從適黃冊更造廼  
窮弊根而痛剷除之米必附田丁必歸籍於是富有增  
戶貧無浮糧審編旣周磨勘愈精頌聲載揚式我四鄰  
仍懼遺弊之復萌也益損舊規別類短冊縣都圖甲遞  
爲總撒細大合離莫得羨耗嘗課雜需悉此焉徵鏤版  
于官鈞視有衆譬之灌鼠穴勞蠹木又將何所匿伏侯  
之流惠至是乎倍深遠矣殆見上制嚴則下志定妄念  
沮則良心生庶幾力本貴農節費崇樸守以歲月縣民  
復往俗哉勿替引之敬俟後之父母我者

益修花溪虞氏譜序

虞守愚

夫譜何爲而作也人本乎祖祖同也而代遷世遠則渙  
且疎疎則忘渙則離况其中人品家業不齊或有相嫌  
不相認識者惡知初本一人之身邪譬之水與木焉其  
不齊者枝也派也而其根源則一而已矣以一人之身  
至於相忘相離不相認識豈仁人孝子所能忍哉是故  
譜之不容不作也然所關豈小小哉吾花溪之祖始自

大三府君蓋別子也一傳而生小三府君再傳而生九  
府君三傳而生四府君五傳而生迪功郎府君十府君  
十一府君十二府君四人至七世孫曰復者登嘉定癸  
未進士累官尙書吏部廼追孝廣愛而譜牒肇修及九  
世孫曰仲寔議建廟會祀以推行譜意未就而卒其子  
曰榕曰樛克紹成之皆十一府君派裔也嗣後修舉充  
益者凡幾人具存譜中可考嗚呼吾家自宋迄今歷四  
百有餘年其子姓亦不下千餘人然而祖宗不忘宗族  
不離昭穆不紊喜有慶憂有弔冠娶有告貴富不敢加  
賢智不敢先貧賤愚不肖不敢相嫌棄果何修以得之  
和蓋譜廟之力也何也譜牒所出以繫其後廟會其後  
以祀所出等而上之則尊尊之義隆順而下之則親親  
之仁篤旁而及之則睦友子愛之恩洽生焉聯疎萃渙  
死焉追遠反始其立人紀以竭人道者豈能外於此哉  
况天理民彝萬古不磨禮教旣興則善行日積不惟遠  
禍且福至矣尙何家不永保乎嗟夫獸知有母而不知  
有父禽知有父母而不知有祖宗苟使譜牒明宗廟嚴  
由家而達之國則能愛百姓重社稷也審矣其所關有

如此君子惡可少忽乎吾家舊廟隘窄且傾壞癸卯歲命長男良棟重造頗完美茲懼譜久或遺忘特於公暇延名士以相爲校修用求不辱乎其先庶維家教人道於將來也愚系十府君派大三府君之十七世孫云

大玄吳氏宗譜序

汪道昆

浙以東則婺以文獻首諸郡烏傷爲郡上邑而大玄吳氏首邑中往不佞嘗式里門下宗廟進俎豆之士相與論先世而討舊章蓋泰伯執幡之宗延陵之胄也不佞故與吳公同籍比公按楚首舉不佞襄陽其後十五年不佞從公佐邦政公出所著大玄宗譜以示不佞幸而教之百朋嚮從君侯於荆歲在戊午先公家食幸得以餘力譜吾宗比及季年業未就無祿先公卽世手澤僅存百朋旣終喪遂述先公之舊因先世之遺而爲之譜君侯故有土之大夫也序在君侯嗟乎公不棄不佞而以首事命之敢不敬諾旣公以省太夫人得請遣使程督京師使者曰歲旣單序可已不佞諾諾如嚮者卒未遑及公以御史大夫起南臺不佞亦且以寧親賜告公數以諾責來討豈其曠日久而惟一序之難不佞避席

日嗟乎序非難而序譜者難也非序譜之難序大玄之  
難也何也勺水則芥可舟楫井則鼃可泳行潦可揭中  
流可壺乃若東首而望洋卽河伯曾不足以窺海若其  
所睹者大也大玄大矣聞道百者猶將困大方之家一  
難也由灌陽而下譜者十有六由燕國而下敘者三十  
有三顯者若廬陵若京兆若豫章及我明興若潛溪文  
成文忠之屬率皆主盟當世豈不焯焯乎哉後死者得  
與於斯猶之登滕薛而班晉楚也二難也司馬遷終談  
之業其自敘爲詳由大玄而望龍門公且優爲之矣今  
則以命不佞其將匿離朱而索象罔邪三難也三難難  
矣終不可以五稔而食成言竊惟仲尼尊周顧亟稱泰  
伯虞仲周德至矣卒集大命而身顯名夫惟民無得而  
稱焉德斯其至也荆蠻自廢乃可與權宜其兄泰伯而  
弟之矣施及延陵季子其斯伯仲之遺風歟太史公世  
家首吳卽周召瞠乎其後季子不立傳而附泰伯者特  
詳其讓有足多者春秋之首魯隱列傳之首伯夷皆是  
族也彼由魯衛以及凡祭非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  
乎卜世卜年亦旣滋大黍離以降其能食舊者幾何伯

仲在吳僅以身匿及其胙之土而建之國僅足以當庶  
方小侯有吳肇祀以迄于今開國而王者十三追王者  
六爵五等者四十五將相公孤者二十五譜具矣更僕  
悉數曾何負于諸姬非此其身則其子孫此伯仲所不  
能逃而季子毋讓也且也周賓杞宋世相後豈遠哉仲  
尼業已病其無徵雖盛弗傳非虛矣乃若有吳之故實  
視二代之後煌煌焉始訕而終羸始晦而終顯是天道  
也公之有事茲譜也豈其侘葆大而益紛華無亦彰既  
往厲方來使之率乃祖攸行世世興讓焉爾夫泰伯以  
天下讓季子以其國讓不亦警乎大哉乃今簞食豆羹  
或見於色斗粟尺布或不相容一何細也彼以其大而  
讓此以其細而爭溷矣彼以風於百世聞者莫不立廉  
乃今承宗祏奉粢盛所不求世德而隕舊聞非夫也雖  
然聚食大玄不啻于指卽有方之士衆矣豈皆無所待  
而興者乎記有之曰禮者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則爭  
禮達而分定則讓故讓本於禮禮重於名譜也者所以  
正名辨分講讓去爭禮之善物也昔仲尼之正名也必  
先行其言言無所苟而修身以踐之禮之質也往執政

爲公志先公墓也則曰推產分讓其弟而卹孤獨急獨  
惓惓焉先帝以任子加恩公舍其子而先兄之子此其  
見諸行事者較著匪徒託諸空言觀是譜者可以興矣  
嗟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其受之地者然也弓冶之子  
必爲箕裘其受之世者然也語其地則爲婺爲烏傷爲  
太玄禮俗刑矣語其世則爲泰伯爲仲雍爲季子世美  
濟矣作者皇皇於茲譜竝以躬行先之讓道達矣藉第  
令一夫不直而猶有蓬之心是將以些麻而廢箕裘子  
之無良者也則斯譜也若澤劍首而述陳人序之者若  
劍首一映耳嗟乎此作譜者之所深懼也此序譜者之  
所以爲難也

吳中丞南贛督府奏議序

公卿大夫以奏議名當世者宜莫如陽明先生先生具  
文武才其勳業由南贛起今所稱述則在南贛者居多  
余嘗侍堯山吳公論作者之軌公則以人臣敷奏務深  
切著明陽明先生是已時公爲御史數以言事當上心  
其後三年開府南贛公所經畧修新建之成法而損益  
之當是皆闔廣視昔爲多事內苦山寇外苦島戾開府

部署其間四顧不給且兵食少人以爲難公言新建當  
毅皇帝昔猶能宣布朝廷威德乃今聖明在上千載一  
時卽負新建名高其何敢廢疆事於是鞭策將吏無論  
外內奸宄一切芟刈之先後以捷聞凡數十牘其諸陳  
便宜課殿最若越人視疾察見府藏而投禁方若庖丁  
奏刀肯綮立解若弘羊握算不爽絲毫所謂深切著明  
于是乎該矣夫氣水也言浮物也余嘗有味乎楊子之  
言故置杯勺水之上則膠行舟于江河則日千里彼中  
稱兵如薙草不旋踵而萌焉先是有司務相蒙往往藉  
納降以追薄責當事者唯庶幾無及乎其身一何餒  
也以故言多枝葉尙何取於能言自公入部中有以撫  
來告者公宣言天子神武不怒而天下舉安卽一夫陸  
梁奈何貫天子法或謂新建舉無遺策卒未奏全功乃  
公務囊舉之賢於新建遠甚公亟謂否好從事者毋失  
時新建未嘗具節制之師徒以賊攻賊互出奇耳藉第  
令持久其技將窮所謂以奇爲正者也乃今師武臣力  
稟廟算而左右之卽舉其權宜無不濟又一時也其慷  
慨感憤之氣本之乎精白一心壯矣猶之操觚臆而汎

雲夢惡往不可哉嗟乎新建以彼其才日在疆場其所  
建白徒以用武終焉即使揖讓聖主之前贊宗廟社稷  
之畫策蓋猶有足多者乃今李大夫集公奏議要亦不  
越乎一隅上方修南顧功由此入侍中操大議余將以  
三隅觀也李大夫聞此則亦以余爲知言

高祖青村先生祀鄉賢序

金容庚

高皇帝鑒王國之化啓於閭閻編民向方自勸善始乃  
勅郡縣歲歲祀賢人以風四方無論隱顯德重則祀之  
道高則祀之萬曆嗣元申明舊章吾邑潘侯祇承德意  
慨富貴可播人心儼清淨之氣棄農役兵又率禮義廉恥

而塗泥之非清風高節似鎮頑波乃以吾祖青村先生  
逸德聞考素履於輿情醇公論於學校始土其狀於督  
學林公林公賢之繼而養弘俞公再土其狀于督學蘓  
公蘓公益賢之乃請于朝而祀吾祖於鄉俾幽人枯骨  
血食王家吾祖不亦榮歟使穢俗靡風獲仰清德斯世  
不旣幸邪卜日乃祀祀之日咸相聚而言曰直道亡而  
公論忒嶋雄黑白咫尺異同今父老曰賢薦紳曰賢質  
之師儒師儒亦曰賢士論民謠與當道賢聲同然一辭



難矣哉客爲吾祖喜者曰先達之祀於鄉也猶荆山之  
寶琢而爲器陳之濤廟孰曰不宜先生逸德幽光一玉  
之在璞然誰則知之吾懼先生執方圓者以爲石先生  
尙潔汚者以爲石先生敦節義敗道者以爲石先生志  
不屈奔競者以爲石而瓦礫之矣今羣然玉先生而無  
瑕與旣琢者竝陳不更難邪俞公正襟對衆而言曰先  
生之行尤難古叙逸賢詳矣於夷齊泰伯不曰聖之清  
則曰德之至以世方歸周彼獨叩馬以匹夫而抗天子  
人矣儲貳乃逃荆蠻讓千乘猶傲屣難也然夷齊係商

遺黎故義不食粟太王逆知廢立乃委曲去國孔孟且  
難之先生身爲元民而不立其朝父非太王悉田廬而  
三讓于兄不尤難乎至娶婦不棄瞽目好施不惜傾囊  
祀師不吝建祠值羶羶絕學獨接金許不傳之秘承召  
脩元史懇辭宋濂王禕之薦抑又難矣豈硜硜結蘭餐  
芝枕石激流蟬脫囂埃者比哉昔以祀典係風化先生  
祀屈膝北廷推刃同氣者不赧然愧乎請纓角藝栖栖  
望侯門而燕雀之者不惕然省乎聞先生之風寧無貌  
軒冕輕萬鍾振衣霄漢濯足天河薄日月而傲風雲者

乎有關世教豈曰小補衆唯唯三奠而退庚喜吾祖之  
祀可以風世又喜諸公之言足以闡幽故備述之  
合刻正續大事記序不厭然於世前吳之器  
金華呂成公諱祖謙字伯恭以宋淳熙中著大事記卷  
肇周敬王三十九年訖漢武帝征和三年凡四百五  
一年烏傷王忠文公諱禕字子充以元至正中著續編  
七十七卷肇漢征和四年訖宋德祐二年凡一千三百  
六十五年按兩公著作之體則唐劉子玄史通所云春  
秋家也其發凡起例與班氏本紀紫陽綱鑑約畧相似  
而此爲簡曰吾從其大者云爾有通釋有解題則大槩  
存其事而間衡以己意或似注或似小論規標公穀之  
緒而行以近代之文別爲一體而尤尙簡嚴亦曰吾取  
其大者云爾之器受讀而三歎曰史記之多端也難言  
哉諸家不具論卽所云春秋家者如許止弒君趙盾弒  
君之類無其實而蒙其名則史家之意也如會於某地  
盟於某地之類則未必有其意而記注之文也蓋是時  
之典是職者莫不爾也上之而竹書紀年攷其文亦莫  
不爾也而儒者之言曰聖人之操筆持牘固不可以若

是其悠悠也則字爲櫛句爲比而悉求一意以附會之  
夫聖人之意游夏親承之而弗以正告後世也公穀之  
宕而不稽也固難信也左氏文其事而燦然可信矣然  
而妖夢是踐之類雖曰先傳後傳厥裁應爾不已誕乎  
今制科屏諸家而尊胡氏似信矣然而謬戾膠擾拘牽  
雜亂或甲可而乙否或前是而後非隱桓之際不勝詳  
定哀之際不勝畧一簡之內不勝異意焉則亦儒者之  
所見而奚可以定聖人之指也蘇洵氏曰聖人之作以  
權予魯也後世之作春秋者無所予而慢然爲之是僭  
也嗚呼得聖人之意而猶未免於僭况乎不得聖人之  
意而徒爲是區區者哉兩公之著於篇者其意之所存  
固不肯大謬於聖人然而義例之間吾不能無疑也則  
亦不能無疑其意也姑以呂公著書言之如陳恒弑事  
而書孔子沐浴朝也此解題中見之可也而提綱不可  
也至如列禦寇之爲李耳學也吳起之對文侯也魯連  
之一矢而辭其賞也項氏之分秦爲四也漢高之敗於  
下邑而踞鞍謀也則尤瑣矣而大事特書何也夫史氏  
之文後世猶弗能純也况乎其爲聖人之意哉然而聖

人之意千里絕跡固非後世之所得幾也而循兩公之  
文以思聖人之文循兩公之意以思聖人之意則猶學  
弓者之去而爲箕學繪染者之去而爲古塑猶不至于  
之燕而越其轍也夫漢之治春秋者顧門淳深斤斤師  
說劉歆立左氏而移書責讓衆皆環起而攻之至天子  
動色爲之解今之爲春秋家言者居恒無服習之素臨  
事無經義之守且不能深聖人之意以自信其學豈能  
信兩公之意而深之哉夫呂公以任道之躬年登強仕  
猶惓惓於史事若此王公居隱約時一江南布衣耳又

能拔起自立蕩滌元季之靡媿而上躋馬班之列今之  
學人有其完書使之詳其文意竟不可得嗟乎吾安得  
如兩公者與之讀兩公之遺書因是以求深於聖人之  
意哉

訂刻宗忠簡公集序

忠簡宗公豈欲以文傳哉公之志在存宋而已不使宋  
南而已公以靖康丙午年六十八閏十一月己酉奉蠟  
書充副元帥十二月請康王入衛命公先行公至開德  
遂南華明年正月于衛南諸處屢獲戰功旣知二聖播

遷北望號慟王卽位應天公詣行在入對時有割地之  
議公疏止之擢知開封至京疏請回鑾自建炎元年七  
月至次年五月疏表凡二十四上至七月十二日而卒  
昔年七十在昔諸葛忠武志存漢室表凡前後再上公  
之疏表不絕若此公未死不止二十四也古之欲不亡  
其國者有似公之專且堅若是哉蓋殷有三仁宋亦有  
諸仁公志存宋者也岳忠武志復宋者也文丞相志存  
南宋者也鄭三外志存殘宋者也皆無濟于亡然不可  
謂公與諸賢之不能存之是宋固未嘗不以公與諸賢  
而知有可存之緒也豫讓曰吾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  
元世祖曰那家無忠臣明太祖曰何不守余闕廟去是  
知心如國士忠如宋瑞廟如忠愍在後世之君臣皆以  
之爲法以之爲美且戒然則公之文何可一日不行於  
天地邪公之集刻於宋嘉定辛巳十有二月先是四明  
有遺事之刊樓氏昉得公遺文于其曾孫有德因掇遺  
事中所載表疏次第其日月并刻之至明寧海方公孝  
孺于公九世孫濬所藏請帝都汴之疏不盡載于史氏  
者凡二十有四序之以行而公生于烏傷明崇禎庚辰

冬前令熊公人霖復刻之同邑王忠文公禕之傳公也  
有曰高宗無北還意公請以高宗親弟信王榛爲大元  
帥遂有門下之命實奪之權寧海之論公曰張浚趙鼎  
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  
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沮撓而不足成事者  
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微欽之亡在乎兵不足  
戰而公旣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正田  
單復齊之機而公孔明之流亞也世皆知宋之不振由  
于秦檜之相而不知始于不用公之言斯可爲知公之  
志矣則朱子序李忠定之疏謂天之愛人有肯不勝夫  
氣數之力而金柁諸詠謂南渡君臣輕社稷當肯自怕  
中原復千古人來笑會之會之只恐似今時固已蚤見  
于公之世耳熊公所刻佚疏止割地一篇乃邑乘亦先  
已收之亦不見方序而公以宣和中羈置潤州卜居丹  
徒墓於是祠於是明永樂中金華伯靜劉公守潤葺治  
其祠墓經紀其祀田刻石墓道楊文貞士奇書復立墓  
碑卷後亦未採入而公之遺事元黃文獻公潛嘗有讀  
遺事詩似卽樓氏所掇方公所稱不盡載於史氏者熊

公刻本未知是否茲訂編集後復取前合張公維樞與  
熊公序次樓方二公爲舊序其忠定建炎進退志一段  
公家藏勅劄謚辭畫像贊及題誥勅詩文詠峴山遺壘  
弔詩例跋合以忠文先達傳益以郡守劉公漣祠堂記  
編爲附錄而本傳在宋史可考不入也其遺事末舊有  
三學祭文當屬開封諸士所作并吳公詩一載其名一  
入其什非遺事也文特摘出綴遺事後其載名者已另  
刻其詩一詩云二豎巧沮行或止還雖醢二奸奚足償  
焉此不足爲公吐氣且公亦不必有爲之吐氣者公志  
在此公不行其志亦在此亦惟如公所云出師未捷身  
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連呼過河者三若是而已余少  
嘗得南中所刻公疏表一冊前有公像又有世系圖今  
討其像於家寇集首世系俟訂補其生自嘉祐己亥三  
十三而登第三十五而尉館陶四十宰龍游四十五調  
膠水五十一調趙城五十五改掖縣五十七通判登州  
六十一主管南京鴻慶宮退居東陽尋羈置鎮江六十  
四居丹徒監鎮江府酒稅六十六判巴州六十八召赴  
闕公未歿之先已乞休繼上遺表除門下侍郎御營副

使依舊京城留守後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薨之日都人爲之哀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間兵民去者十五六識者憂之請於朝謂公子穎居戎幕得士卒心以穎直祕閣充留守判官已而終喪扶公櫬歸京口葬於京峴山蓋自是而宋不北矣後穎乞謚于朝賜謚忠簡竝詳本傳及遺事不復贅

補訂黃文獻公集序

孔子顏曾思孟四子七十子其所言學也而文莫大於是董子文不出於學其文爲最高韓氏歐陽氏以文衍其學文爲最王周程張朱五子學外無文焉烏之傳朱學始文清徐氏與直卿黃氏同肯而在何王金許四氏之前而紹徐氏之學者爲處善龔氏子厚康氏景雲朱氏通齋葉氏唐卿王氏元齡樓氏南稜王氏則又繼通齋晉卿石氏又繼唐卿彥脩裕軒又承許氏而朱子共世南軒張氏象山陸氏外有東萊呂氏龍川陳氏則葉氏邽出呂氏門而朱氏質陳氏錫繼之喻氏南強偏出陳氏門葉氏謹翁承邽及父震蓋自紹興中至明洪建永洪宣正間學相禪不絕而文獻黃先生生景炎丁



丑二十五而舉校官又二年舉憲史三十九賜同進士  
出身丞寧海四十二判諸暨五十五爲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進階儒林郎轉承直郎國  
子博士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七十拜翰林  
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明年兼經筵七十二升侍講  
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七十四  
得謝南還又七年而卒追封江夏郡公文獻其諡也蓋  
自宋寶慶後學術紛而陳言是襲先生成童稟業山南  
劉氏凡十五年隨取徵于故老二十而執弟子禮於巖  
南方氏垂四十年先生故石氏甥也事晉卿三十五年  
接唐卿之緒總角預南棧弟子列五十年續退齋之宗  
蓋通齋唐卿得先生而三傳而先生後得忠文王氏是  
亦足比蹤何王全許四氏抑四氏產金蘭東三邑諸氏  
竝產烏而先生又因方氏與吳氏思齋爲忘年交并溯  
龍川其記山南集有曰辭必已出古也又曰其爲言也  
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又曰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  
無愧先聖人斯可已又曰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  
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

爲本昌爲源博也宋文憲以爲一神之所爲中統至元  
以來二三人而已王忠文謂以精純之學羽翼聖學以  
典雅之文黼黻人文誠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師表而先  
生之門弟子若王宋二氏外德源侍先生亦侍許氏伯  
清侍許氏復侍先生而先生嘗謁許氏於歲寒亭沒爲  
之銘謂少不能從游而偶獨後死序方氏之集舉聖予  
之論在人倫不在人事在天地不在古今謂言先生詩  
無以易此斯則遺經吟社莫非物理人事之所寓焉蓋  
先生之文可能也而其少無仕進之情尊師取友以成  
其學猶恨不及事白雲而侍白雲者轉師先生此不可  
能也此劉宋王朱諸弟子未能發先生之覆而亦劉宋  
王朱諸弟子所由此而心形俱服者而宋又與彥修友  
忘年卒後先生一禩宋表其墓蓋許黃門無異同而宋  
十九受經業聞人氏故與許同得統魯齋者於是宋之  
門有正學方氏王之孫孝莊稔又師正學二百九十年  
來能不推本宋王以及先生哉而數十年之中有力持  
聖學見於崇祀之疏宗貫之錄最後有葺理學淵源斷  
以山陰爲學術純正終始一節者斯則先生之風流猶

未歇絕矣然則世皆謂華川忠孝足以冠冕一世文章  
風槩足以度越當昔而不知理學一綫猶可尋討在昔  
道學傳劫自有宋道學原不別於儒林然特爲標揭亦  
足使文人學士知有從來故廷會於志中旣特著之而  
於先生復申言之其先生之集名曰損齋藁凡二十五  
卷元昔縣大夫胡公惟信刻于薨後之五年屬文憲爲  
之序復建祠俾忠文記之當是至正壬寅癸卯歷二百  
三十八年而張侯維樞選而布之今又九十二年矣版  
之闕者百有十而字之漶且譌者不止百千焉稍爲補  
之訂之尙當求其全本而以文憲狀及忠文祠堂碑入  
附錄增錄其後是爲敘

重刊王忠文公文集序

夫委質之道以艱貞爲鵠取以自勵亦以勵人至於其  
文可傳其學可宗尤不可一日廢者也烏傷王忠文公  
生於至貽之壬戌幼習祖南稜先生炎澤之教南稜得  
於外父葉氏由庚葉氏朱子高第徐氏僑之門人也於  
是同里黃文獻公潛師之而公還以事文獻其從文獻  
於西湖於京蓋二十四五六皆也已南歸而卽於二十

七時上書八千言格勿以聞三十四隱居青巖山至三十七而應徵署中書省掾四十進平江西頌四十二爲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四十四爲侍禮郎兼引進使遷起居注轉同知南康府事四十六名議卽位禮忤旨四十七出判漳州府上祈天永命疏四十八名選與宋公濂爲元史總裁書成授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已降國史院編修四十九豫教大本堂授太子經使招諭土蕃五十一使雲南諭梁王五十二漠北使至雲南梁王出公見之欲屈公公痛罵不絕遇害是爲十二月之二十四日計公三十昔文已成集胡公行簡序之謂卓然可傳於世繼有華川集前後各十卷前集成於初被徵之後胡公翰序之謂聖賢相傳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公之文不可不傳後集成於踰四十時宋公濂序于首簡謂其渾然天成條理弗爽蘇公伯衡序之於後謂睹其言語文章以觀其志之所存學之所至道之所成而王忠文公文集則刻於公歿之六十九年蓋公殉雲南傳係火瘞或云葬地藏寺閱二十三年乙亥子博士紳求骸不得載主而還又五年建文已卯有翰林學士之贈文節

之謚而晦而不行又四十三年正統辛酉邑丞劉公傑  
白其忠於朝贈翰林學士謚忠文劉公乃輯公文刻以  
傳楊廬陵序之謂公死以使命與顏魯公同而其文追  
配出師陳情與韓文公歐陽大蘓今鈔本所標鄱陽三  
臺劉傑編輯廬陵銅溪劉同校正者卽是昔所刻同卽  
同昔令也又八十二年嘉靖壬午郡丞張公齊取劉本  
重鐫編輯校正仍之祝君鑿爲之序謂珪璋之暴汪濊  
之量松檜之操率於言外見所賴以不朽者幸斯文之  
有存又八十三年萬曆甲辰邑令張公維樞復梓之謂  
公以文雄也而不獨以文雄惟得就義之烈而雄文乃  
益傳今又八十八年顧人知重公文而文原於節人知  
重公節而節由於學公之傳儒林也於金氏履祥許氏  
謙爲之論曰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榦  
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爲履祥爲謙程氏之道  
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尊其序宋  
公濂文集也曰景濂亦遊柳黃二公之門又因許氏門  
人以究夫道學之旨是公生平以學爲的矣山陰劉子  
宗周作道統錄首以景濂而繼之以公謂先生祈天永

命一疏雖伊傅告其君不是過使非有程朱之學安能  
爲伊傅哉忠文表於劉丞故忠文集始於劉其疏集中  
不載而詳於史竊公尙有玉堂雜著二十四卷畧見集  
中而續呂成公大事記七十九卷此青巖山所著書未  
有傳本集中惟載大事記後記云成公大事記解題各  
自爲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各條之  
下是其作記大凡又云以臆見復加蒐輯補其一二是  
或未有七十九卷也其本傳向惟載於郡邑志正統嘉  
靖本俱不載而萬曆本增入之然道統錄名山藏與  
著之於前列朝詩集名臣言行錄著之於後雖大小同  
異正可參稽互訂此外又有李公默祠墓記吳公寬祠  
記亦增自萬曆者茲倣諸范文正公集本傳褒賢之碑  
陳龍川集答書祭文誌銘書院記詩編爲附錄次於集  
末又萬曆本行格式款俱同嘉靖本而不載祝序版模  
較寬是嘉靖取正統原本而摹之而萬曆本序謂二百  
餘年亥豕不能句是不見嘉靖本因正統漫本另刻也  
乃嘉靖本文目亦有譌別萬曆本字語不無更定今合  
兩本細讐之至張傳正統辛酉誤庚午卽先一年亦庚

申也然名山藏且誤正統爲成化矣史竊於丁未將卽位誤卽位矣此所以分註而並存之也顧向非鄱陽劉公歷城張公溫陵張公一刻而再再而三公之節何由顯文何由傳而學何由著此楊廬陵所爲表鄱陽爲達於政體哉至集中文多有關於邑事前志收之未盡安意將編舊乘思擇補焉特公祠墓惟栗主與前此忠簡宗公骨葬潤州記詞亦出廬陵於吾烏爲憾事而博士出宋公門博士子稔出方正學門稔子舍人汝成化中與陳文恭獻章同徵三世皆以學相承而嘉靖中柳州教授敏子僉事宗聖萬曆中高士如心又皆以學相沿及見之政績人人有集並登志傳今又有修仁用詼克振先緒公之澤於歿後已垂三百二十一年矣劉山陰所謂生何王金許之後遞承考亭之傳文章莫大焉者乎廷曾固系臨沂者然仰公不啻懷祖述之思焉是爲敘

訂言四則

一訂從原本鄱陽劉刻原本也歷城張刻襲本也溫陵張刻竄本也鄱陽本不入祈天永命疏梅思禮授大

都府副使制佚也而溫陵本次祈天永命疏與梅思  
禮制于方遜志先生贈仲縉序後則誤蓋疏宜次卷  
四論前今已刻附錄制旨後以後有道統錄劉子傳  
亦載疏畧依類登之而於疏題下特注宜次卷四首  
字而梅制補入卷十二末以溫陵本闕二行俟補也  
題下注宜次原制四文後其襲本日文倒闕互異竝  
爲釐正溫陵本芟去詩寄贈申屠教諭登黃樓贈別  
陳希文北上雪夜與友人同賦四十韵庚戌七月十  
五日離南京作留別京師諸同志陪侍講常侍二先  
生宴趙氏家園共七首文芟泐清辨原儒原士送金  
華尹徐君序贈丹徒令呂君序廬山遊記序送羅傳  
道序送劉志伊序贈鄭仕亨序送分水達魯花赤之  
官序送申巡檢之官序贈醫師張君序送湯子誠序  
棣萼軒詩序贈王伯達序送孫實夫序章氏兄弟字  
序知學齋記天機流動軒記南康二賢祠記寫易軒  
記建昌州新建譙樓記致樂軒記說學齋記好古齋  
記處善堂記湯氏順寧菴記壽萱堂記福建轉運鹽  
使司題名記友怡堂記崆峒山房記婺州路總管府



推官廳記甘泉寺佛殿記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學  
海齋銘貧樂齋銘思學齋箴跋至治鹵簿詩書馬易  
之穎川歌後跋王丞相家藏劉侍讀帖跋周益公祭  
文稿述說苑成王告伯禽一則續志林唐太宗有天  
下一則儒解金存戴琦字說續喜聞過說江夫人行  
述陳仲骨王處士汪元明哀辭衛處士務光先生張  
君謙辭劉先生薛君劉母徐夫人錢夫人羅氏贈禮  
部員外郎葉府君故孫公袁母奚夫人陸夫人敬右  
門書院山長吳君墓誌碣銘共六十三首除悉增入  
而各篇多有損節更易今悉如舊惟讀書有感一詩  
原本模漫從溫陵本闕之其集序亦闕胡行簡蘇伯  
衡祝鑾三首卽原本亦少遜志先生華川錄後序一  
首今悉補入頗費蒐討其編對之煩則同人謝誥與  
有勩焉

一訂刪評語古集以箋註考異爲得若史左之評林劉  
須溪之評杜詩卽如忠文公之評姚歐二公文多有  
關于知人論世他若弇山襄文遵巖歸安之評前人  
詩文皆直探作者之奧發其光燄溫陵本於數十篇

中間有短評意止贊美詞義且或評或否似可不存  
樂爲刪去  
一訂增附錄集以載文而其人之生前沒後不可不核  
朱子年譜本傳行狀御批誥詞制告俱作附錄陳龍  
川記傳亦作附錄宋學士濂附錄首誥文次封贈誥  
次勅與賜書賜詩應制歌送寄詩與贊世譜記傳小  
傳行狀集序識題後祭文子瓚字說建祠文移看批  
行帖祭產號數穀銀春秋祭物賃銀修理印刷江費  
祠圖碑記詳案改葬墓誌祭文祠祭文閩州守妻  
壁歌忠文向無附錄惟集首載正統誥而溫陵本先  
以洪武旨今合編附錄首傳則山陰劉子宗周道統  
傳有作晉江何公喬遠名山藏洪武臣有作東莞尹  
公守衡史竊有作常熟錢公謙益列朝詩集有作崑  
山徐氏開任明名臣言行錄有作皆三本所無而溫  
陵本張公維樞所自作次入史竊下繼之以溫陵本  
祠墓祠記乃宋學士故有送王子充字序溫陵本載  
在梅思禮制後似混又佚去十七行今從學士集採  
入次祠記後而遜志先生所作畫像序贊謚議祭文

李少師東陽題青巖隱居記後三集俱未載今並收  
入爲附錄一又學士附錄既載封贈誥子瓚字說及  
宋氏壁歌而溫陵本以遜志先生王氏兄弟字說次  
宋學士字序後今增入遜志先生南稜王先生像贊  
於前而以兄弟字說次之繼以思親堂記釋思辭爲  
附錄二其集序總載集首與學士附錄異  
一訂合家集忠文公子博士公紳孫孝莊公稔曾孫舍  
人公汝各有集溫陵本始刻附忠文公集後乃溫陵  
本於卷二十四末標一附字首李少師青巖詩集序  
次遜志先生贈王仲縉序此後次祈天永命疏梅思  
禮制宋學士字序王氏兄弟字說亂矣今疏制字序  
說已歸附錄而博士尙有送方教授還漢中序正學  
齋記上侯城先生兩書孝莊尙有與童景庸書溫陵  
本所無今爲補入又忠文公集已作附錄三公不便  
復爲附錄今以溫陵本連載博士後者如鄭公曉博  
士傳附子稔者次居首遜志先生贈仲縉序次之又  
題賜王訓導詩後王仲縉先生畫像贊溫陵本所無  
者補次之祭文又次之冠博士集而以少師青巖詩

集序冠孝莊集以縣志舍人傳冠舍人集而溫陵本作繼志齋集今于卷首改爲王博士公集溫陵本作贖齋詩稿今於卷首改爲王孝莊公集溫陵本作齊山稿今於卷首改爲王舍人公集其博士集爲卷一孝莊集爲卷二舍人集爲卷三刻稍拙粗定之以俟嗣鐫

附錄識語

按鄱陽劉氏歷城張氏溫陵張氏三本故無附錄余編之而宋學士錄歷官各有誥文公止待制二條餘

一制學士父母祖祖妣父妣妻有贈封誥有勅符賜書賜詩及應制送寄詩而公未見學士有世譜屬公書後而公未有記之者皆佚也其學士傳公與鄭檢討濤爲之當係生傳行狀則詳其後事迹自門人鄭楷公傳俱出自後人學士集序及題識與詩并錄公並載在集首茲集已刻竟復得遜志先生畫像贊諡議祭文李少師題青巖隱居記後并遜志先生南稜先生像贊思親堂記釋思辭合之溫陵本已刻王氏兄弟字說并附焉

重建東江平政橋引

平政橋之改浮橋而石也始宋慶元丁巳至于今四百九十六年薛侯揚祖創之趙侯圓卿繼之劉侯同又繼之齊侯溥又繼之趙侯之繼之也距薛侯四十四年爲淳祐壬寅劉侯之繼之也距趙侯一百九十九年爲明正統辛酉齊侯之繼之也距劉侯四十二年爲成化癸卯先後修建者爲施侯寅亦侯璘真歐陽侯柏熊侯人霖于侯漣聶簿用和劉丞傑董勸者李郡丞珍呂侯盛方侯介周侯士英張侯維樞鄭侯極祥而仍爲浮梁者木侯薛飛用巨木爲梁者辛侯國隆而助之任之協之倡之者趙侯時有鄰壤之賢者成化九年十六年有東陽盧孟涵孟實齊侯時有義民吳希仁李侯時有義士吳希彩黃子宣虞子盛嘉靖十四十六年有東陽趙模幹兄弟四十五年有吳襄毅公百朋歐陽侯時有吳孝廉公大纘周侯時有吳彥清虞學鳳虞大常虞懋徽鄭侯時有競勸之籍熊侯時有吳虞金陳李各大姓之捐其勤事者趙侯時有周勇樓宴樓曇齊侯時有丞簿史及吏民周侯時有參政虞公德燧鄉進士吳君辛侯時有陳祥發李培美黃大呂毛岳樓元斐若製橋之法趙

侯時上作五楹立東西門泰定乙丑時築兩岸爲堤作  
七塾以石仍覆以屋盧孟涵改捲石洞橋齊侯時纍南  
堤之壞者以石塾增三之二上壘木貫以梁布版被以  
輓搆屋四十間南北端爲亭爲守葺計者趙侯祠居僧  
於西岸之閣齊侯時東面立神祠辛侯時置田以備修  
其費則趙侯時市材募役用人之力踰四萬靡錢百萬  
粟千石齊侯時費錢二萬五千有奇用粟二千八百斛  
鄭侯時費漢緡錢千五百緡有奇其橋名薛侯時曰薛  
公橋趙侯時曰興濟橋齊侯時曰廣濟橋張侯時曰平  
政橋興濟扁於朱左司元龍虞朝議復記之廣濟王會  
人汶記之周侯則自記之虞參政記之鄭侯則吳孝廉  
之器記之辛侯則吳教諭觀垣金知州以琳記之蓋是  
江之水源發東陽山中至此衆流會合勢大易衝工鉅  
難舉又地當孔道橋不可廢修築不可緩余不敢望薛  
趙劉齊諸老亦未敢附施亦歐熊于吕方周張鄭諸公  
所冀本邑鄰壤大夫士庶賢而好義助之任之協之倡  
之與勤事者并講求製橋之法爲不壞之圖泊守葺之  
計而量度其費茲余特首爲輪助而義紳吳君洪禹卽

出金二百義生前司事樓元斐仍仔其任復捐金一百  
蓋是橋濟人甚普而濟人之德其應甚捷吳君以願捐  
祈嗣今已得嗣故樂有子而助之勇元斐父一品以願  
捐祈壽前已享壽故承其父而效之堅他若祈名祈寔  
更僕可數夫濟人之心非徒希報而報有必然非巧爲  
誘辭也亦見斯橋之繫人甚切而衆擎之鼓動宜先且  
以踵前蹟垂之不朽云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鏡歌後

方孝孺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  
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懾衆  
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尙于後世故士未足以明  
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  
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  
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  
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今天子起布衣  
除羣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  
闕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  
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爲此難遇之時不可

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爲鏡歌十二篇以宣敷  
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向于世可必也嗟乎  
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修  
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于昔而遇事感發輒有  
所作使假之以位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  
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  
不聞于人或聞于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美故往往  
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于世者不止若此而  
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附劉氏家藏誥命 宋濂曰宋誥大抵沿襲于唐唐  
初以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以後始易爲綾其制  
凡三變宋則自國初至季年一皆用綾此其所以異  
耳烏傷劉公亮以中奉大夫致仕贈其父俊太中大  
夫蓋大夫乃秦官取掌論□□□漢署太中大夫歷  
代因之而不變至宋元豐官制行則以之易諫議大  
夫若中奉之階始置于大觀間而古制則無之也中  
奉六世孫剛久從余游持誥來求題余見名門右族  
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剛則能寶此於



一百四十餘年之後剛亦賢矣哉余故畧摭所見以告之方孝孺曰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贈其父爲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官行事之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况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爲其所當爲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重輕哉金華胡翰眉山蘇伯衡皆爲之識至弘治間剛之四代孫有曰叔傑者復加裝縑寫刻四明刑部郎中王應奎題其卷末歷今四百餘年子孫猶能藏之無論諾勅難得卽諸名公墨筆亦足珍也余修志已竣而其子孫生員劉一崇持卷軸謁余余以爲此不惟徵烏民先世衣冠之盛而前代之典故於是乎在故附錄焉

孝子水槩龔翁墓表

虞守愚

翁予同邑世姻生知之死傷之仲子象又予道義友也今求表其墓予恐敢以不文辭按狀翁諱曇字汝霖龔其姓水槩其號也世居邑之華川都諫忠愍公泰之裔孫也叔祖亞卿公永吉祖徵士冲父演翁其季子母吳

民出也質直寡慾與物無校善書好古凡格言嘉行必錄佩之年十七父就養仲兄易守淳因疾迎侍湯藥踰年不懈及卒哀毀幾滅殯葬如禮奉母曲順至老益謹事諸父諸兄克愛克敬撫恤庶弟晟及遺孤備益厚外父母無後爲之立石以祀延師教子絕不惜費凡遇一良友卽禮款不厭凶年有鬻妻者備處其子以全其夫婦翁行卓異類如此母沒時年幾六十哀毀如初不衰及葬廬側三年苦塊饋粥跬步不離羅君柏賢之達諸當道以聞于朝至勸議再三無間言甲午荷恩錫旌表因而榮之冠帶復其家越丁酉冬十一月十六日以疾終享年八十有三戊戌三月十一日窆於湖西之原子男四長龍次卽象任頓庠司訓次驥次豸男孫八曰培塾聖璋屋來嶽來朝來某女孫四長鳳適大玄吳良恭次凰適東陽吳萬椿次九適山盤朱某次適大陳陳某嗚呼迹晦泉石行顯朝廷宗族稱之鄉黨信之士大夫敬之雖曰考終人尤痛惜之若翁者真光乎厥先風乎厥後無忝所生者予故忘其陋以爲之表云

按東厓集廷曾備閱之多出宦遊所作已取其目登

於傳間摘一二要語入之並序表二首於邑有關故  
錄

書

上吏部裴侍郎書

行儉

駱賓王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  
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  
讀古書見高臺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千鍾季路  
起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乎  
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布腹心罄瀝肝膽

庶大雅舍弘之度矜小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  
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  
何嘗獻策于時高譚王霸銜材揚已歷抵公卿不汲汲  
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  
不圖君侯忽垂過聽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慚  
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昔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  
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  
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于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  
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答施而

顧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  
凶老母在堂嘗嬰羸恙藜藿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  
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  
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  
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  
膝下之養忽已三年而凶服之制行終哀疚之情未洩  
與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于心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  
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  
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典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  
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者豈貪貧賤  
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天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  
人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舍慈親之色養奉明主以驅  
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  
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  
乎孝子旣不能推心以奉母又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  
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况流沙一去絕幕千里子  
迷入塞之竟母切倚閭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  
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

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燕雀  
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

上廉使啓

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書輟卷  
流涕傷心何則情蓄于中事符則感形潛于內迹應斯  
通而悅帝力以棲魂情欣養素仰皇華而暢慮敢用披  
丹伏惟公源控玉輪激神濤而涵地基疏金闕駕飛岳  
以朝雲泊乎鹿走周原羈燕圖於卽墨蛇分沛澤封漢  
爵於筆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炳靈丹穴襲吉黃裳若  
乃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  
登小魯之山辨練光於亂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  
牛垂秋實於翰林絢春花於文苑清規湛秀焰月旦而  
雕談素論疑玄開夜光於妙辨旣而業成麟角引茅茹  
而彈冠道映鳳池絢桃花而曳綬揆留皇鑒忠簡帝心  
列職春官標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於紫宸故  
得龍綽垂光戟兩星而開照鶴蓋浮影翼五雲以遠陰  
集大塊流形小人餘慶幸河神入昴映白榆以流祥江  
使負圖泛青蓮而薦兆薰風廣扇聖日揚輝進不能高

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銷形地肺揖箕穎之餘  
芳而出沒風塵湮淪名利十年無棟萬里惟桑旣而日  
遠長安出蓬門而西笑雲飄吳會遡松浦以南浮冀塵  
迹丘中絕漢機於俗網承歡膝下馭潘輿於家園不悟  
地絡遐張維白駒於空谷天羅迴布弋黃鶴於高雲顧  
已驚鈴竝從媒術力農賤事未免東臯之勞反哺私情  
遽切南陔之詠少希顧復輒布悃誠雖噬臍思歸空軫  
倚閭之望而嚙臂求仕非圖高蓋之榮明公資孝履思  
怨已及物惟幾成務論道經邦庶顧兔離星動薰風於  
舜海從龍潤礎霑甘雨於堯雲則白羽書生自銘恩於  
食稻黃裳童子將賽德於餐花拜手迴遑傾心露霖

南稜王先生像贊

方孝孺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  
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于  
宋攷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昔其大者旣皆博  
聞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忠信敦慤  
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議論莫不倬然有以異于人  
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有以成之也烏

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于宋季而老于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聞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之耆老以攷其行已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楊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子最顯者爲黃文獻公潛在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之孫翰林待制禕以文學事今上有名當世觀于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知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視其觀諸子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餘蘊可管幼安之倫也





用中宵而作達且不寐睹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  
之難炤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而  
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有會于精靈夫何患於  
異類况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  
之一物應節不憊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  
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沿情而動興  
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爾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而亭毒資變化  
而含養每寒潛而暑至若知來而藏往旣發揮以外融  
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  
物凝秋忽臨虛而赴遠乍排叢而出幽如火齊之宵映  
若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  
而焰發若改燧而環周繞堂皇而泛影疑秉燭以嬉遊  
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散居  
無定所習無嘗翫曳景周流飄光凌亂泛艷乎池沼徘徊  
乎林岸狀火井之沈熒似明珠之出漢值衝飈之不  
烈逢淫雨而逾煥炤灼兮若湛盧之夜飛灼爍兮像招  
搖之夕爛與庭燎而相炫燃重陰於已昏共燭火而齊

義鳥集志 卷之二十一  
息避太陽於始且爾其光不周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  
伺夜謝飛蛾之赴燧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  
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炤斯晦隨隱  
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  
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烟不貪熱以苟進每和  
光而曲全豈知鎔金而自爍寧膏火而相煎陋蟬蛻之  
易蛻休螻蟻之慕羶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捨  
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  
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通無  
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鄰壁  
寧假輝於陽燧終徇己以致能靡因人而成事物有感  
而情動跡或均而心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從之於  
同類殆未明于趨舍庸詎識其旨意子尙不知魚之爲  
樂吾又安知螢之爲利高明必有融遠變兮無窮哀牛  
倏而化虎羽泉忽兮生熊血三年而藏碧甍一變而成  
虹知戰場之有燐悟冤獄之爲蟲彼翺飛之弱質尙矯  
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蹟獨宛頸以觸籠異壁光之炤  
庶同劍影之埋豈冀迷途其可復庶幽鑿而或通覽華

光而自焰顧形影以相弔感秋夕以殷憂歎宵行以熠  
耀熠耀飛兮絕復連殷憂積兮明且煎見流光之不息  
愴驚寃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雷兮忽焉倘餘光  
之可焰庶寒灰之重然

蕩子從軍賦

胡兵十萬起妖氛漢騎三千掃陣雲隱隱地中鳴戰鼓  
迢迢天上出將軍邊沙遠離風塵氣塞草長萎霜露文  
蕩子辛苦十年行回首關山萬里情遠天橫劍氣邊地  
聚笳聲鐵騎朝嘗警銅隼夜不鳴抗左賢而列陣比石  
校以疏營滄波積凍連蒲海雨雪凝寒徧柳城若乃地  
分玄微路指清波邊城煖氣從來少關塞寒雲本自多  
嚴風凜凜將軍樹苦霧蒼蒼太史河旣拔距而從軍且  
揚麾而挑戰征旆凌沙漠戎衣犯霜霰樓船一舉爭沸  
騰烽火四連相隱見戈文耿耿懸落星馬足駸駸擁飛  
電終取雋而先鳴豈論功而後歟征夫行樂踐榆溪倡  
婦銜怨坐空閨靡蕪舊曲終難贈芍藥新詩豈易題池  
前怯對鴛鴦伴庭際羞看桃李蹊花有情而獨笑鳥無  
恨而恒啼蕩子別來年月久賤妾空房更難守鳳皇樓

義鳥縣志 卷之二十一  
上罷吹簫鸚鵡杯中休勸酒聞道書來一鴈飛此時絨  
怨下鳴機裁鴛帖夜被薰麝染春衣屏風宛轉蓮花帳  
夜月胎隴翡翠圍箇日新粧始復罷祇因含笑待君歸

太極賦

黃潛

厥初馮翼以曹闡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予中立兮  
配天地以爲人曩旣學而有志兮紛皇皇其求索曰道  
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繫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  
負圖得妙契于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  
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  
日月於中天兮啓羣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日以  
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  
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  
萬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  
爲歷兩都而江左兮胡亂說之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  
去道遠而違則惟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  
右以爲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  
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  
出兮穴墻垣爲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

猶終不可使薰兮聖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  
話言于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  
之穎悟兮僅有睹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  
後之無方疇敢索無聲於宵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  
惟下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賢賢兮方鉤  
深而摘隱探賜也之所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室言  
如繫影兮曾不滿夫一晒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政  
言秉思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諉庶反觀而有得兮  
明萬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思親賦

王禕

天台陳君敬初幼孤事母盡孝壯歲遠遊所寓之室因  
名曰白雲著思親也吾內翰黃先生旣爲作白雲之辭  
同門友王禕復造斯賦焉賦曰嗚呼蒼旻之冥漠運玄  
化之渾淪何賦授之殊致或偏頗而不均撫予身之薄  
祐慨此生之多屯豈造物之鬼靳將受命之匪辰歲越  
在乎稚齡倏棄捐乎嚴君曾志學之未逮已過庭而無  
聞寄眇眇之弱植托微微之孤根灑血淚于枯柏結哀  
號於愁雲痛蓼莪之既深幸菽水之可樂調旨甘於滌

隨糝餘粒於藜藿躡積雪而筍生斲層冰而鱗躍奉慈  
訓之溫恭承懿範之柔恪雖罔極之莫忘固終養之有  
托急景不息芳年易徂曷致三釜曷賁重墟恐令名之  
不振使先猷之弗舒奉堂上之明命離膝下之深娛迺  
辭故里廼游名區薦紳是從冠蓋爲徒摛麗藻於淮浙  
覲清光於皇都朗節矯以遐奮蜚聲鞞其効敷嗟功名  
之蹭蹬慨日月之居諸處違離以自適與憂憤而長俱  
巧丘園之雨寂睠桑梓之雲腴烝嘗邈其勞逮溫濟條  
其久疏豈初服之難返念夙素之已渝感風樹以浩歎  
閔燧穀而長吁至若青陽布和緝景騰美風揚柔飈日  
轉華晷雖行樂而何歡恨承顏之非邇朱明啓節南薰  
奏琴果散嘉實樹聯芳陰枕炎蒸其孰理襟邑鬱而莫  
任灑露宵零嚴霜晨被坂遠萎蘭隰空摧黍雁哀哀以  
翔霄葉蕭蕭而隕地怵此日之苦思激往年之餘涕玄  
冥臨御重陰涸寒蕭條微塞搖落鄉關日韜光而弗耀  
川積凍而成乾伊天意之猶慘豈物情之能歡矧予懷  
之含瘁固觸景而增酸撫四時之推移靡一息之停緩  
年旣迫於喜懼日宜較乎長短指白雲之在望緬丹丘

之未遠遡歸風而効誠藉流月以寄款倘微榮之可養  
固遠遊之焉敢閔于祿以辭親曾爲吏而踰險在往昔  
其猶然可吾儕之不勉誓至恩之少酬期餘生之無忝  
持寸草之微心報春暉於未晚獮設祭以報本烏反哺  
而効慈彼蠢蠢之細物亦靈明而有知察妙理以彌戚  
曠大觀而遐思悵意長而語短聊擊翰以陳詞

辭

望黃山辭

望黃山兮峩峩見接天兮蔥青紛羣峰兮怪奇眩不  
良

兮幽明朱砂湯兮山椒下白龍兮甚靈襲深潭兮百尺  
夜有光兮晶熒山中泉兮娛嬉坐蛇虺兮隱形歲徂夏  
兮旣秋農失助兮麇驚禾稼鬱兮滿野垂槁死兮無成  
訴哀洞兮神祠牲豆陳兮芬馨巫夸詡兮後先龍跼處  
兮皇寧盍歸去兮九霄應電公公兮震霆前豐隆兮戒路  
叱雨師兮建領示壻來兮江東無礪竅兮儲餅井邑荒  
兮窮谷門兩版兮嘗扁叭襍穢兮良勤幾視日兮占星  
粟升斗兮莫飽將溝壑兮鰥寡官吾卑兮何求職水旱  
兮憂矜願時以雲兮又以雨黃山之田兮世世可耕

瞻烏傷辭

王禕

瞻望烏傷吾故鄉兮千里阻陌路茫茫兮若昔嬴秦禮  
義亡兮彘倫攸斃瀆綱常兮首顏氏子烏其名兮詩書  
靡習一黎毗兮獨孝之能盡至行昭彰矣呼號躡躡執  
親之喪兮乃卜宅兆以埋以葬兮躬負厥土用反壤兮  
一念之至格穹蒼兮畢逋者烏紛回翔兮銜土而助成  
高岡兮厥吻流血集哀聲兮悲風滿林日色黃兮維行  
之至名乃長兮邑以是名曰烏傷兮千載之下我生是  
邦兮耳目所及亦云詳兮胡行之悖不能彼同兮  
之蔽學弗克兮恭惟百行孝爲宗兮曾是之弗致不愧  
爾躬兮興言及此痛割肺腸兮陟彼岵矣日月以望兮  
白雲天末渺飛揚兮蓼莪之思頃刻能忘兮維是哀衷  
遠莫將兮已不得自由中心曷明兮靖言思之不如無  
生兮

詩歌行

行軍軍中行路難

駱賓王

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羣馮深負固結奴氛玉璽分兵  
徵惡少金壇授律動將軍將軍擁旄宣廟畧戰士橫戈



靜彝落長驅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登劍閣閣道迢遙  
起戍樓劍門遙喬俯靈丘叩關九折無平路江水雙源  
有急流征役無期返他鄉歲月晚杳杳丘陵出蒼蒼林  
薄遠途危紫蓋峰路澁青泥坂去去指危牢行人入不  
毛絕壁千里險連山四望高中外分區宇已夏殊風土  
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戶川源饒毒霧溪谷多淫雨行  
潦四時流崩崖千歲古漂梗風蓬不暫安捫藤引葛陟  
危巒昔時聞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滄江綠水東  
流駛炎州丹徼南中地南中南斗映星河秦關秦塞阻  
風波三春邊地風光少五月瀘中瘴癘多朝驅疲斥堠  
夕息倦樵歌向月彎繁弱連星轉太阿重義輕生懷一  
顧東征西伐凡幾度夜夜朝朝班鬢新年年歲歲戎衣  
故故人霸城隅遊子滇池水天涯望轉遙地際行無已  
徒覺炎涼節勿復離寒暑物華非不知關山千萬里棄  
置勿重陳征行多苦辛且悅清笳梅柳曲詎意芳園桃  
李人絳節紅旗分白羽丹心白刃酌明主但令一被君  
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苦行路難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  
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行路難

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  
銅鞮雜鹵寇長城  
天子按劍徵餘勇  
將軍受脤事橫行  
七德龍韜開玉帳  
千里鼙鼓壘金鉦  
陰山苦霧埋高壘  
交河孤月焰連營  
連營去去無窮極  
擁旆遙遙過絕國  
陣雲朝結晦天山  
寒沙夕漲迷疎勒  
龍鱗水上開魚貫  
馬首山前振鵬翼  
長驅萬里警祁連  
分麾三命武功宣  
百發烏號遙碎柳  
七尺龍文迴照蓮  
春來秋去移灰琯  
蘭闥柳市芳塵斷  
雁門迢遞尺書稀  
鴛鴦被相思雙帶緩  
行路難誓合氛祲靜  
臯蘭使封侯  
龍額貴詎隨中婦  
鳳樓寒

帝京篇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  
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  
皇居帝里崑函谷  
鶉野龍山侯甸服  
五緯連影集星纏  
入水分流橫地軸  
秦塞重關一百二  
漢家離宮三十六  
桂殿陰岑對玉樓  
椒房窈窕連金屋  
三條九陌麗城隈  
萬戶千門平日開  
複道斜通鳩鵲觀  
交衢直指鳳凰臺  
劍履南宮入簪纓  
北闕來聲名貫寰宇  
文物象昭回  
鉤陳蕭蘭祀碧沼  
浮槐市銅羽應風迴  
金莖承露起  
校文天

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邱抗平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  
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  
十二重寶蓋彤鞍金絡馬蘭牕繡戶玉盤龍綺柱璇題  
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  
暮南鄰陸賈分金將燕客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  
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幘紅塵度俠  
客珠彈垂楊道倡婦銀鈎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  
華遊俠事輕肥延年女弟雙鳳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  
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  
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  
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古來名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  
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金陵氣  
先開石擲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相顧  
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梁  
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若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留  
郎署終難遇空鎖相門誰見知當時一旦擅豪華自言  
千載長驕奢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  
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

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  
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已矣哉歸去來馬  
卿辭蜀多文藻揚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  
年不調幾遭回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傅  
獨負洛陽才

悲夏畦

喻良能

悲夏畦南畝苗未長東臯草已齊旋令嫗婦辦餉饁獨  
引丁男耘稗穉悲夏畦炎天炙背如蒸鷄渴來不得飲  
清溪寧知水榭冰山裏猶自頻嫌日未西

趙將軍歌

王 緯

趙將軍須髯如畫六尺身年未四十勇且仁不獨好武  
兼好文弓彎烏號滿挾月旗騫大赤高凌雲拳毛紫馬  
白玉勒雙脊寶劍青萍紋自從弱冠領戎伍及此百戰  
成功勲有時閑散卽緩帶席上濟濟延嘉賓月夜投壺  
翠竹下風晨垂釣紅蓮濱談詩論曲會不厭歌聲更對  
蛾眉顰臯蘭山下大河上嚴城屹立開重闔近控西夏  
遠西域種雜蕃漢多居民聖皇在御重邊面屢夏一視  
施威恩將軍承詔來坐鎮上體睿意綏遠人戎羌會首

咸慕義奉贄納款歸如奔設施布置未期月轟轟績譽  
遐荒聞豈不見昔時漢家趙充國金城旣守田先屯其  
策十二務持重尺裔帖服稱如神古今邊將推第一竹  
帛所載光焯焯將軍將軍重自愛太史有筆吾將伸

築城謳

朝築城暮築城築城欲高高輒崩江南五月盛霖雨隨  
崩隨築人人苦大家築城多賣田小家賣產來助錢朝  
築一寸暮一尺盡是齊民膏血積爭道城高可防賊民  
力已窮何所益君不見陛下盛德猶如天四海一家千  
萬年金湯之固非所恃何乃坐令民力敝

四言古

義烏括田詩

并序

一至正十年浙東部使者言民役不均繇民田有不實  
廼俾屬郡括其實以賦役且命有田者隨其田之所  
在而受役真定范侯公琇遂被檄來涖其事于義烏  
義烏婺屬縣而侯實仕衢爲錄事衢婺異郡而檄侯  
者慎重其事非其人不以委之也侯涖事精敏凡所  
行科條具有繩墨以故令旣下而事易集法旣定而

民不爭竣事還循縣民相與言曰侯之來部使者之命也雖然所以易弊革奸引公示正使吾富者不敢私其逸而貧者得以遂其安者侯之惠也侯之惠在吾義烏曷有窮已吾黨之士苟暗無詩以誦其事將何以表吾感思之意善於辭者盍聲爲詩於是王禕爲之詩曰

維縣義烏有腴其田昫昫原隰有陌有阡田則民有稅入于官歲取幾何石萬三千民之繇役視稅寡多維民之媮虛實以訛富累千百役僅一加貧或斗升顧同其科官有臬司視民孔明曰茲富貧弗均弗平宜括其實使無遁情役以稅差稅由籍徵維事之殷匪才莫支孰以才稱范侯在衢臬司檄侯侯莫敢違義烏之事俾侯來尸侯來尸之躬其勞勤凡民有田俾其自陳里胥載敷徂隰徂畛且稽故籍質其僞真鈎隱弗遺增崇弗逾旣括而實廼籍廼圖圖籍旣完弗繆弗汙按籍以役庠高用敷豪民大家繇兼役重單夫寡人獲免于庸富旣弗病貧將終豐民情載愉頌聲颯颯頌聲伊何民役孔均匪役之均惟侯之恩侯恩曷忘膏澤我身我身之餘

施及子孫願侯母行侯行不留豈惟我人人皆侯侯  
其行矣莫維侯舟我歌我詩以相民謳

景行篇

王廷會

烏出於林魚浮於沼我思古人民瘼是討 曰有烏傷  
厥始秦封名因孝子其行可風 上以及下下以答上  
秉蓼莪心庶哉保障 乃瞻邑里含宮嚼徵文人之傑  
實惟義士 有留守臣年已七十三呼渡河懦夫可立  
斯文云亡受之故老以啓來賢爲世師表 建安四  
傳曰起白雲歲寒之亭得所未聞 詔使之魂歸於地

藏靖難雙忠後先相望 學從師授淵源可數何遜直

卿真小鄒魯 不樂人善記自華亭指其功用若鐘就

莛 春興有什發書有輯文人才子不遠斯集 齧臂

無語截喉無茹有姆爭嫠亦同少女 前有韋吳後有

汪許我瞻高山搔首延佇

五言古

贈鷄山陳七四秀才

宗澤

渥洼生駿駒丹山生鳳雛家有寧馨子慶自積善餘粹  
然秀眉宇瑩徹真璠璣高聲誦論語健腕學大書頭頭

欲第一氣以凌空虛想茲顧復意何止掌上珠更期速  
騰蹈爾祖立以須

竹門

徐僑

竹門爲何設護此自在身而有不知者謂隔一切人門  
有閉有開人有疎與親閉以謝俗客開以納嘉賓或方  
計財利或方甘窶貧或方圖宦達或方理隱淪豈惟乖  
趨向誠亦因糾紛若無道義交開益所願聞清幽能共  
適淡薄能相因與夫學問徒講說敢辭勤義理滋我悅  
詩書陶我真俱不役肴酌且無昏精神然當時省已勿

浪充人古人重晚節氣衰當志新古人貴老成齒頰  
資德尊初心苟無負斯不愧斯門

媿陶

喻良能

淵明在彭澤到罷八十日雖營三徑資未獲公田秫珍  
重千金腰不爲督郵折拂衣賦歸來何異自投劾我生  
本樗散山林允蟠螫雖非淵明儔頗亦慕幽逸偶然得  
一第遂竊升斗秩未書藍田考已捧錦溪檄荒縣饒逋  
負催科費鞭扶強顏簿領間忽復彌數月心焉愧淵明  
俛首三歎息番江何時還哦松聊自適



秋曉野步

幽居邇郊原出戶日已曛閑攜一枝竹散步及秋曉寒  
烟引輕素澹澹縈木杪矯首曬層穹轉眄失飛鳥野潦  
淨荒陂驚颺泛枯篠世態徒營營此心殊了了佳處誰  
與論聊用付清醪

知廉州條上邊事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賦感

劉仕龍

人生百年中窮通無定迹譬如風前花榮謝亦頃刻留  
昔牧牛豎尊貴誰與敵頽種瓜翁乃是封侯客  
苟得肯糞土成琪壁一朝恩寵衰黃金失顏色古今諒  
皆然我今何歎息

登鷄鳴臺述懷

王祥禕

早秋未徂暑亭午忽凝陰旅居坐局束勝餞思登臨幸  
獲陪衆彥駕言陟幽岑出關僅百武攀磴無十尋稍已  
騁遐目遂茲舒鬱襟乾坤正納納歲月何駸駸斯文付  
重託吾力思難任道在已逾困命玄天可謔終應守素  
志誓勿枉初心浩歎真有激微言聊自箴

雜賦七首

大化莽冥冥，靈無停候。往古復來，今吾往渺，何究無始。在我前無窮，在我後其間僅閱世。曾不百年，久百年亦頃刻。彭聃詎云壽，悲哉浮休。身不及道，旁堠不學。劉伯倫陶然付杯酒。

窈窕青樓人，二八多嬌艷。朝朝明鏡中，芙蓉媿生面。春花紅艷殘，綠葉秋容變。白髮日夜生，衰莫如轉盼。所以學仙人，形神每精鍊。吸景制頽齡，長生凡骨換。

萬物何總總，錯糅兩儀間。人身亦一物，於何較媿妍。古人有不朽，身後貴名傳。鴻勳勒惇史，奧學在崇編。託茲以名世，庶用垂不刊。孰知竹帛壽，不似金石堅。

夙予秉微尚，外慕俱棄捐。獨持方寸心，千載明月懸。驅車適秦京，策馬來燕國。所見何堂堂，莫非侯與伯。甲第金張家，乙觀王謝宅。旌節出廣衢，百步人辟易。威權自其口，氣焰何烜赫。安知公餽傾反掌，遂狼籍。魯連彼何人，肆志寧自適。

梧桐生巖陽，下俯清澗潄。柯葉雨露滋，鳳凰宿其陰。東材一何良，裁作綠綺琴。被以絃朱絲，綴以徽黃金。澹然三尺中，資涵太古心。唐虞世已遠，末代崇哇淫。匪無南

風曲欲鼓孰知音

終朝飲醇酒舉杯易成醉終日讀古書撫卷不成寐義  
理一何深歲月一何駛功名實外物山林乃吾事昨夜  
西山雲秋雨生爽氣笑指二尺檠終當勿相棄

門前兩松樹千尺何青青白雲枝間宿縹緲姿態生驚  
飈來吹拂復作笙竽聲物情豈有適偶爾相合并須臾  
遂分散彼此各無情因之感世故超然欲忘形

金德元西園宴集得第字

旭日散微暄喬林動清吹雖然氣候佳頗覺衆芳憺  
簪得稍盍客屐隨所憩華年嗟易徂嘉會况難值開會  
引清觴有酒須盡醉情真畧儀飭理會忘物議維予二  
三子夙宿諧深契豈無西掖才未擢南宮第淹時姑陸  
沈誰云果忘世獨憐飄泊蹤萍蓬渺根蒂未知今日懽  
明年復何地

遊聖壽寺

李鶴鳴

伊昔支遁流說法此山曲我來尋舊跡路險跬步促飛  
泉吹烟蘿怪石參雲木墮然枯松根甕塔莓苔綠野僧  
三兩輩淒涼巖下屋敗壁篆蝸涎蒼鼠蹄亂竹旋拂禪

榻塵留我燈前宿多事披遺像無端話語錄色相本俱  
空了悟不可續夜深獨不寐風雨滿幽谷

勸農

熊人霖

元氣轉斗杓和風起龍角星言出東門川原盱歷落布  
穀鳴好音農人競春作汗邪稚苗青蟹螺舉趾錯高原  
茂來牟麥秋如可獲社鼓聲齧齧神明貺民樸天子釐  
我成稼穡事有恪趣駕循四郊我馬轡沃若見三耦而  
下周爰用咨度童子每追隨或歌或以喟歡指青前旌  
勸農字孔熾

鄉賢詠

漢尚書楊公喬

陳聖圭

良驥志千里不同駑馬埒孤鶴唳九臯何知野鳥映卓  
彼楊尚書錚錚人中鐵夙具廟廊才代天司喉舌有才  
謹且廉丰神麗堪悅上書謁皇帝慷慨敷陳切合浦孟  
太守臭味向一轍七表雖未報其章裂復綴乃知阜鵬  
手無難探虎穴天子勿深知用意徒窳結恤緯漠不聞  
伉儷徒瓌屑豎子何足爲甘同鮑焦絕宋弘亦小夫高  
懷迴自別天婚尚不愛伊誰心可折使杼繡虎才金甌  
將無缺角墊林宗中寒臥袁安雪鬢見千頃波孺子生

芻潔東都顧及倫遂表千秋節卑哉卓與操徒然成盜  
竊

顏墓

逍遙城北隅徘徊顏氏墓墓頂草皆芟墓旁鬱楓樹中  
藏父母骸左卽身為耐亂天紀弛斯人獨堪慕感此  
烏鳥情千秋輝寶婺當年延陵隧能使宣尼顧因知至  
行人不受祖龍怒我來拂穹碑斯須日已暮寄語往來  
人風規在岐路

七言古

憶昔

王維

憶昔當年二十七一旦辭家赴京邑翠眉新婦白頭親  
相送出門雙淚泣亦知離別難爲情志期年少早成名  
囊中束書無長物欲以文藝干公卿公卿門前盛冠蓋  
榮戟未陳人已待穎脫且讓毛生能瑟工敢卜齊王愛  
三年鞞帽東華塵驅馳鞍馬多苦辛謾贏虛譽落羣口  
結託誰是知心人爲驚歲月匆匆去翻然南歸理吾素  
季子寧無妻嫂慚長卿本乏家財顧歸來故山今兩年  
男兒未遂坐長歎功名何物倘可待須留綠髮與朱顏

姑蘇臺

金 雨

闔閭城畔姑蘇臺百花洲上千花開笙歌半空曉未絕  
一聲落日啼鳥來蛾眉顰翠愁如簇空捧春嬌在心曲  
滄江羅網縱鯨鯢碧瓦丘墟走麋鹿悽烟慘日潮生處  
怨滿鳴夷猶不悟甬東東海不可棲劍光夜冷吳山路

章華臺

楚臺雲棟連天宇伯氣憑陵橫九土方會諸侯求鼎時  
天下無周而有楚一朝吳棗兵合謀孤舟江路誰從遊  
宮花曉露細腰泣空山落日餓鬼愁春風過眼秋蕭瑟  
何人一飯那能得道旁塊土棲草烟夜寒夢落空臺前

朝陽臺

楚王昔日遊臺上前望巫峯近相向青楓錦石叢古祠  
暮雨朝雲依盞嶂蔓花古木多春寒翠幃僊佩非人間  
神功治水佐禹跡至今石刻巍如山詞臣錯寫高唐賦  
剛道朝雲夢中遇千尺黃淵洗不清水聲猶望臺前怒

黃金臺

昭王有志興宗社厚幣舉辭禮賢者郭君一語捐千金  
國士爭趨駢駟馬燕臺計議皆英豪齊人蹴踏猶兒曹

三軍旗幟白日動半空  
劍氣青雲高樂生既去士亦少  
回首春風長芳草  
火牛遂復七十城  
恨滿臺荒天地老

戲馬臺

將軍逐馬關中來  
神威掠地風雲摧  
鴻門舞劍成敵國  
彭城衣錦空登臺  
馳下漢軍何披靡  
垓下楚歌相應起  
山河百二幾諸侯  
子弟八千無一騎  
古來天下誰英雄  
荒臺老樹悲秋風  
符命合歸赤帝子  
項伯不忠范增死

二月望在鞏昌客館夜夢歸里中與金十二丈傳

九文學同游高五處士別業既覺有感而賦

王 禕

東風解凍春二月  
東還隴西駐吾轍  
中宵好月入牕明  
孤館殊花應昔發  
慷慨既罷倚醉罷  
夢裏迢迢返東浙  
我家住在縣烏傷  
奕世衣冠紹先烈  
青嶼之下華川湄  
古木修篁蔭門閣  
里中朋友不數人  
總角交游到華髮  
金丈雖老文益昌  
傅子方強氣難遏  
縣南高叟故所居  
別墅新營最幽絕  
大田多稼廩不虛  
華屋有軒席常設  
自余便道過家時  
三載平冷成闊別  
今日何日乃盍簪  
固應舊好三生結  
竹林藤簞坐崢嶸  
橘逕梅蹊行蹙蹙

篇章雜選詩句噉盤饌紛紜酒杯啜既誇答客語仍狂  
頗憐哭子言猶噎儼然相對如平生抵掌論心盡懽悅  
寒鐘驚覺頓無聊一點青燈自陰滅倍思故隱只山中  
却歎浮蹤向天末嗟我文章非古人虛名在世真叨竊  
一從螭陛到鑾坡久侍清光入金闕每多杜甫能自期  
許身欲比稷與禹政圖事主盡愚疎豈意謀身轉迂拙  
肅將使指往西垂迢遞河山重跋涉巖風裂面沙眯眸  
冰鬢霜髯莖莖折瘦馬衝寒不自禁狐帽貂裘仍狗彘  
得非定遠泛星槎無乃中郎持漢節道塗要塞竟莫

使事還須遂中輟歸報吾君扣九重天顏只尺容趨謁  
儻矜弱質賜恩光便向明肯乞骸骨慈母手線猶滿衣  
先人遺書故盈篋鑑湖一曲非所望家山自可采薇蕨

暮春過中丞朱公卽事

吳之器

城陰窈窕朱扉小中有叢篁助深杳虛堂如雪無人聲  
奇石筍立穿林杪主人揖罷憶花茵芍藥牡丹開放新  
顧謂雙鬟出名酒相與對酌酬青春筵間榼釘不可數  
蘋婆之果來朔土馬上裹馳倚竹封攜鱸初作賓祭供  
是昔流燹入秦趙大河以北無堅墉從今此物尤難致



玩色矜香還再四主人無言忽揮淚

五言排律

久戍邊城有懷京邑

駱賓王

擾擾風塵地皇皇名利途  
盈虛一易舛心迹兩難俱  
弱齡小山志寧期木末末九微  
光賁玉千仞忽彈珠棘寺遊  
三禮蓬山遣入儒懷鉛慙後進  
投筆願前驅北走非通趙西之似  
化胡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  
戰士青絲絡將軍黃石符連星入  
寶劍半月上雕弧拜井開踈勒  
鳴桴動密須戎機習短蔗妖稜淨  
長榆季月炎初盡邊庭草蚤枯  
層陰籠古木窮色變寒蕪海鶴聲  
嘹唳城烏尾畢逋葭繁秋色引桂  
滿夕輪孤行役風霜久鄉關夢想  
孤瀟池遙夏國秦海望陽紆沙塞  
三千里京城十二衢楊溝連鳳闕  
槐路擬鴻都璧殿規宸象金堤法  
斗樞雲浮西北界月照東南隅寶  
帳垂連理銀牀轉轆轤廣筵留上  
客豐饌引中廚漏緩金徒箭嬌繁  
玉女壺春濤飛喻馬秋水泛仙艫  
意氣風雲合言忘道術趨共矜名  
已泰詎肯沫相濡有志慙彫朽無  
庸類散樗關山暫趨忽形倦歎艱  
虞結網空知羨圖榮豈自誣忘情  
同塞馬

比德類宛駒隴坂肝腸絕陽關亭障迂迷魂驚落雁離  
恨斷飛鳧春去容華盡年來歲月無邊愁傷郢調鄉思  
繞吳歛河氣通中國山途限外區相思若可寄冰泮有  
銜蘆

邊城落日

紫塞流沙北黃圖灞水東一朝辭組豆萬里逐沙蓬  
月長持滿尋源異鑿空野昏邊氣合峰迴戍烟通  
奮力風塵倦疆場歲月窮河流控積石山路遠崆峒壯志凌  
蒼兕精誠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

宿温城望軍營

內地寒膠折邊城夜柝聞兵符關帝闕天策動將軍  
戍前胡笳徹沙明楚練分風旗翻翼影霜劍動龍文  
白羽搖如月青山亂若雲烟疎疑卷被塵滅似銷氛  
投筆懷班業臨戎想名勛還應雪漢恥持此報明君

浮槎有序

遊目川上觀一浮槎汎汎然若木偶之乘流迷不知  
其所適也觀其根抵盤屈枝幹扶疎大則有棟梁舟  
楫之材小則有輪轅榱桷之用非夫稟乾坤之秀氣

含宇宙之淳精孰能負凌雲翳日之姿抱積雪封霜  
之骨向使懷材幽藪藏穎重巖絕望於廊廟之榮遺  
形於斤斧之患固可垂蔭萬畝懸映九霄與建木較  
其長短將大椿齊其年壽者而委根險岸託迹畏途  
上爲疾風衝颺所摧殘下爲奔浪迅波所激射基由  
壤括勢以訖危豈盛衰之理繫乎時封植之道存乎  
我一墜泉谷萬里飄淪與波浮沈隨時逝止雖殷仲  
文歎生意已盡孔宣父知朽質難彫然而遇良工  
僊客牛礪可託玉璜之路非遙匠石先談萬乘之

何遠故用不用時也悲夫然則萬物之相應感者亦  
奚必同聲同氣而已哉感而賦詩貽諸同志

昔負千尋質高臨九仞峰貞心凌晚桂勁節掩寒松忽  
值風飈折坐爲波浪衝摧殘空有恨擁腫遂無庸渤海  
三千里泥沙幾萬重似舟飄不定如梗泛何從仙客終  
難託良工豈易逢徒懷萬乘器誰爲一先容

詠懷

少年識事淺不知交道難一言芬若桂四海臭如蘭寶  
劍思存楚金鎚許報韓虛心徒有託循迹諒無端太息

關山險吁嗟歲月關忘機殊會俗守拙異懷安阮籍空  
長嘯劉琨獨未懽十步庭芳斂三秋隴月團槐疎非盡  
意松晚夜凌寒悲調絃中急窮愁醉裏寬莫將流水引  
空向俗人彈

晚泊蒲類

塞外河名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山路猶南屬河源自北流晚  
風連朔氣新月焰邊秋竈火通軍壁烽烟上戍樓龍庭  
但苦戰燕領會封侯莫作蘭山下空令漢國羞

題東林寺

喻良能

江湖大蘭若廬阜一東林砌遶琮瑤水門羅翠碧岑烟  
雲千古色松檜四昔陰岸幘銷塵慮凭欄淨客心殿成  
神運力泉出虎跑音溪在思元亮堂荒憶醉吟圖傳三  
笑粲閣擁五杉森貝葉應難訪經臺已莫尋僧袈何代  
朽佛影幾時沈晉輦黃埃久殷碑蒼蘚深不妨閑弔古  
誰復爲沾襟香火唯蓮社傳流直至今

雨後雙杉亭十四韻

李鶴鳴

古志  
前人

風樹曉收濕雲山春逗寒快登還木履宴坐亦蒲團眼  
澁輕拋卷頭疎厚著冠藥鑪緣不薄茶盃量能寬屬思

頻拈筆沈吟更倚闌細泉仍滿聽嫩蕊可禁看雅靜憐  
叢竹幽深想萬蘭隔林樵應斧逆瀨釣移竿客遠勤轡  
頓農忙促飯搏熟田牛抄水淺渡馬尋灘霞綻斜紅日  
烟籠重翠巒野心閒自會僻性懶相安未便虛松屋終  
當老蕨盤檻猿時起笑意緒得無端

奉勅纂修武經七書成偕同館賦

虞國鎮無傾

焦勞煩聖主四海尙烽烟不識韜鈴術難司將帥權經  
邦文德舉戡亂武功宣勅命分諸館操觚付一編迂疎  
誠謬廁探索愧精研黃石書無授青黎照未燃霸王猷  
自在奇正理應全商訂資鴻巨參稽訂後前皇靈期遠  
賜載頌遐劉篇

贈王培菴明府

丘克承

聖世循良見弘儒康濟優一心施惠政百口頌賢侯官  
閣琴聲永山城花事幽家門江左盛宦蹟孝烏周童竹  
爭馳馬農刀悔佩牛河紆看虎渡釜冷任魚遊數本除  
園薤雙岐發野麩論文欣共賞課士拔羣尤架屋儲紅  
朽編書苦較讐訟庭簾日下園土草時稠事事除無藝  
家家樂有秋宮墻增綉彩苜蓿壯薪樵春煖流鶯喜波

長赤鯁浮繡川風日好乘暇漫登樓

五言律

在獄詠蟬

有序

駱賓王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曹聽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樹聽訟斯在卽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炤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豈人心異於曩時將虫響悲乎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爲

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投路艱虞遭時微纏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蟋蟀之有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避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衰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嚮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

秋露

玉關涼吹蚤金塘秋氣歸泛掌光逾淨添花滴尚微變  
霜凝曉液承月委團輝別有吳臺上應濕楚臣衣

玄上人林泉

俗遠郊居勝春還初服遲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昔芳  
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山中有春草長此寄相思

秋螢

王虬分靜夜金螢炤晚涼含輝疑泛月帶火怯凌霜  
彩縈虛牖飄花繞洞房下惟如不倦當解借餘光

書大洞僧壁

喻良能

招提闕林麓魚鼓白雲邊地僻疑無路山深別有天幽  
花充佛供好鳥伴僧禪何日征鞍暇重來借榻眠

樓文翁約遊法華兼訪五雲

黃潛

故廬湖水曲門對法華山百里空荒外三峰掩靄間倦  
遊煩汲引澗步強躋攀老怯高寒景非緣興盡還

題宗留守故居

丁存

王室方多難經營守汴都竭謀心報國戮力願擒俘落  
葉封苔砌虛簷亂曙烏當時過河語千載共嗟吁

夜過繡湖

樓 仁

暝投煙郭外遙矚見平湖秋霽水天合夜清山月孤叢  
蘆將宿雁古木尙啼鳥馬影過橋處分明在畫圖

山莊

金 涓

青村溪盡處林密隱孤莊石老莓苔路門荒薜荔墻人  
行秋葉滑鶴立晚松涼治畝農歸後蓑衣掛夕陽

江村

寂寂江村路輕烟晚自生遠峰晴見色獨樹暖無聲  
鷺行看小溪魚賣入城孤舟人不渡兩岸夕陽明

辛丑夏日同劉聲之重遊石門山屬山南先生隱

居處擬建室以祀

吳偉珩

峻石抱雲生凌空俯削成樹搖平野色谷隱落泉聲  
聽敗蘿全合崖欹字半明重搜高士跡薦菊有心盟

石門山

隔斷塵喧事尋幽每一過峰圓天覺小徑險石偏多白

日間麋鹿清風老薜蘿欲移李子架高臥萬山窩

秋日集抱甕園分賦

陳達德

絕境招攜入層臺徙倚同寒花綠石磴新曲響巖風作



賦推枚叔譚經失馬融清池松月細玄理映來空  
余方悼嫂痛猶未定而婁郭繼亡以淚和墨記此  
倪仁吉

此秋何太苦令我兩重傷昨痛還疑夢今懼更斷腸  
袖涇新舊淚人隔死生鄉欲返當年魄無從乞異香

七言律

三月二十四日再朝永祜陵

喻良能

扁舟投曉出重城春浪初肥綠滿汀竹裏幾聲泥滑滑  
河邊十里草青青人家艾葉驚飛燕水面楊花入翠萍  
漸近昭陵佳氣集五雲松柏喜重經

治檝舟行五雲門

畫舫朱簾出曉關便風飛過幾重灣路經僧舍漁村畔  
身在烟霏靄霧間驚浪沸晴輪遠浦亂雲施粉露崇山  
偶因王事從心賞詩語匆匆不暇刪

遊下巖過松峭祠旁偃松因賦長句

誰符秋色替雲峰萬里炎歊一洗空細雨復青池上草  
西風頓白鬢邊蓬聊同吾鄉二三子來訪山中十八公  
更待夜深乘月到要看香霧共冥濛

次韻伯壽兄見寄

江國疎梅吐玉英故園想見木欣榮  
二年鴻雁碧雲濶千里江湖春水生  
苒苒池塘應入夢瀟瀟風雨苦爲情  
行看戲綵青萱發準擬芳樽相對傾

輦下言懷

馬蹄重踏帝京塵七載江湖飽問津  
白髮有人疑甲子清齋無日不庚申  
不才詎敢誣明主厚祿那能羨故人  
乞得泮宮閩粵去未妨閑處著吾身

題淵明祠堂

宅邊雖有五柳樹歸去已荒三逕園  
平生胷中羞五斗偶爾城市羨華軒  
盈樽濁酒自可漉得趣古琴那用絃  
欲知耿耿忠憤意甲子斷自永初年

題歸宗寺

寺因逸少曾爲宅峰自秦王已得名  
不獨山南稱最古故應江左號尤清  
路趨絳闕山梁嶮奩隱金輪石鏡明  
誰信塵埃俗遊客秋風還許杖藜行  
題開先寺二首

少年魂夢到廬山今日身游鬢已斑  
聊復揮毫吟紫翠

未妨柱頰對屏顏遙看飛瀑三千丈近去青天咫尺間  
不爲白雲頻屬意應遊此地不知還

壯觀端宜冠九州未應萬壑敢爭流盡將銀漢爲懸瀑  
一洗紅塵變凜秋白雨廉纖飛迴野玉龍天矯下靈湫  
廬山處處雖奇絕不到關先未是游

題石壁精舍

劉祖尹 怡堂

結廬投老矚羣峰隱隱松杉曲徑通剝種地邊千纛竹  
近營林下一巢風欲眠靜絕春來夢跌坐間看月墜空  
檢點吾生諸事了子孫更與獲其終

重遊光明寺

金涓

梵王宮殿倚崔嵬積翠繽紛圖畫開啼鳥避人穿樹去  
老僧迎客下山來裁詩石逕書青竹散髮雲林臥綠苔  
自識箇中幽興熟杖藜何惜重徘徊

過稽亭

丁巳存

春風引杖過稽亭初日融融水荇青百頃澄波涵碧落  
一行歸雁渡青溟蒼嶺鳥集知人好山水龍蟠覺地靈  
堪歎舊交單落盡臨風涕泗有餘零

題宗忠簡公祠

林士淵

幾年淹滯一朝伸獨步天衢表縉紳身作長城扶厄運  
氣吞北塞祖葵倫乘機自是無勁敵掣肘那堪有佞臣  
聲斷過河天柱折英雄萬古爲沾巾

龍陂亭

劉繼善

家乘班班事可尋當年朱呂已傳心龍陂風月閑亭榭  
鳳閣功名並華岑直道不回存浩氣清詩獨步振希音  
緣知文獻源流遠喜有聞孫重士林

四詩本古志

次侍講先生遊方巖韻

王人禕

靈迹初開不記年危峯如削路如懸曾聞匹馬臨池飲  
恐有羣羊化石眠風引珮聲來上界雨連香氣落中天  
昌黎亦有衡山謁今古清遊豈浪然

與德元國章解后光明溪上

眼見兵連婺女城吾邦騷亂若爲情已應郵緯無他策  
要復窮經了此生少室山人空索價杜陵野老欲吞聲  
荒村避地相來往日暮班荆蓋共傾

春日讀書山房過積翠樓登覽

樓在水竹  
洞天後

胡讓

山樓佇望夕陽斜遠樹縈烟入塢賒半壁琅玕橫過口

一泓寒碧上蒸霞懸崖巉峭垂蒼薜古木蒼葳集暮鴉  
太息春光同逝水杏花歷亂又桃花

宿雲黃山

劉傑

偶因修史訪仙蹤夜宿雲黃第一峯蝶影未回千里夢  
鯨音先動五更鐘光明列炬羅星斗秀拔雙檣護柏松  
俄頃出山回首望露華涼浸玉芙蓉

次前韵

劉同

雲黃勝日采遺蹤回首雙林近碧峯聯轡喜聞秋後鴈  
連牀驚聽夜分鐘香浮寶地當軒桂影落瑤階夾道松  
共說浮屠靈有感法光徧照翠芙蓉

過斗潭

李鶴鳴

路上層灣歇馬頻彩霞晴散曙光新連天風雁字變態  
過雨雲山畫入神渡谷老牛鳴顧犢隔籬蹊犬吠迎人  
苔磯正蔭雙松古可愛溪翁把釣綸

元旦次日發平原見霽雪

朱湘

春郊一夜飛瓊屑樹樹枝枝盡曉粧白到遠山翻作黯  
寒欺午日亦無光未論竹徑千竿臥却益梅花一味香  
最是太平人物瑞無邊清意入遐荒

登泰山絕頂

攀雲躡磴扣天闈絕頂摩空星可捫俯視千山參法從  
平看八極隘乾坤龍紋虎阜封苔蘚漢柏秦松長子孫  
今古登臨誰是主斷碑荒碣自黃昏

聞吳堯山侍御廣陵監兵未解

汪道昆

使君寶劍七星明截海揚帆斷巨鯨開幕定傳書記檄  
飛符先召伏波兵大堤烟火連隋苑高壘風雲擁漢旌  
六月王師愁汗馬孤城桴鼓仗安平

移鎮信豐生擒諸渠捷至

吳百朋

山城曾弭文成節我亦雙甄指穀川日月新開豺虎道  
風霆直埽棘菁煙嶠陰死戰輕三伏閭左生全可百年  
白髮漸生金革裏歸田無計負先賢

聞劾報口占

龔一清

譚知豈必盡噓揚生我還須藥石良多病掛冠勞曉夢  
希時懷寶熱中腸藜藿五采斑斕色荆砌千章碧落光  
感荷一封完朽質悠悠吾道付滄浪

悼弟寄子美兄

飛鴻天外一聲哀幾許柔腸日九迴有分同胞憐骨肉

無端岐路哭塵埃  
嚶鳴多爲晨風去  
唳鶴偏從夜月來  
欲奏知音流水調  
岡原雲水共徘徊

上撫院劉公移鎮金華二首

一 琨

陳乾陽

元戎曾賜九花虬  
華髮登壇控上游  
風靜戈船橫海口  
月明疆弩射潮頭  
東方駐節還千騎  
北顧籌邊自一樓  
但借吹笳劉越石  
肯教塞馬更淹留  
西臺獨坐漢岑庭  
忽指雙甄切婺星  
組練不驚鷗鳥色  
風雲猶壯鶴鷺形  
烽前插羽旗看白  
閣內燃藜火尙青  
爲報從軍諸俠少  
折衝曾不能傳經

秋登八詠樓同龔季良吳賜如陳大孚  
四山迴合接飛甍  
睥睨那堪我輩情  
枕郭溪流還日夜  
過橋野色逐陰晴  
寒空礎杵千家急  
平楚風煙萬壑生  
爲問登樓能賦客  
何人腰似沈郎清

稠巖晨興

吳大纘

暑夢初殘星宿稀  
循欄緩屐散熹微  
炊烟叢薄分松色  
夜雨簷牆澹曙暉  
山綻青螺黃鳥悅  
池明綠藻錦鱗飛  
物華獨對幽人暢  
禩穢炎塵斷戶扉

賜鈔

傅巖

憤見采恩識御牀漢庭題柱重爲郎蟠龍寶字頒初命  
丹篆金錢出上方是處闌螭渾刻雪類窺殿瑣只聞香  
周除若水無鷓鴣獨有諸儒仰昊蒼

贈賂潤父

朱淳

霜飛一檄劍花寒膽落晨鷄夢未安四子才難推爾祖  
微臣氣轉壓千官松崖煮石浮烟碧鷲嶺捫霞射日丹  
爲憶長明燈下句沾巾渾是不曾乾

山雨後同陳大孚登雲黃山

龔士驤

探奇乘興復如何淺澗深松牧者多樹杪人從雲裏

山家春是雨中過煙明蘭若雄幢蓋水漬花原冷薜蘿  
登眺不妨歸路遠陌頭試看踏青歌

賀季良叔登第

龔陽夏

長卿

幾年春色五侯家今日長安始見花馬上蚤鶯催漏斷  
苑邊弱柳任烟斜東風到處眠芳草明月歸來擁碧紗  
醉後杏園成遠夢應憐猶子滯天涯

乞假省親不得聞烏志感

胡之翰

蕭蕭蓬鬢雪千莖愁聽庭前烏哺聲日暮落霞飛鷺疾  
風高殘葉塞鴻驚氈寒羞捧安陽檄天遠誰傳令伯情



獨向空堦閒徙倚隔林深處白雲生

秋日集抱甕園同陳具茨陶石梁先生李瓊崖龔

季良吳賜如叔簡分賦

陳達德

萬壑松聲夕照中幽尋徑轉習池通疎飄歌雪停雲白  
間發林花帶葉紅金隄月殘初過雨錦堂燭滅細含風  
千秋勝賞誰堪擬况復留髡興未窮

和龔季良春遊靈鷲作

雲壑千重梵境開最高峰上壓香臺輕嵐護嶺分泉細  
危磴攀花拂鳥迴磬入巖松初地寂龕生海月晚潮來

老僧題後君重到千古應憐隔世才

重過霸臺

先府君曾守茲土多惠政民立碑尸祝  
手植柳萬株蔭行旅河決詔發丁壯萬人  
修築漂溢愈甚府君奉命作文誓河伯刑牛沈之堤立就

古臺晴雪照荒州惆悵先人此舊遊苑柳萬株堪蔭日

安流千里昔沈牛碑因墮淚苔常濕詩為行春俗尚謳

憶我童年初學賦五渠烟景入狂搜

華川十景詩

城堞建威

熊人霖

初縣封疆古越東凌虛雉翥石樓雄遙遙嶺勢千重出

漢漢村烟百道通  
戎角夜間斜  
浦月寒旌晝靜  
隔溪風  
河山襟帶間  
暇聖主恩崇戶牖功

橋閣滙秀

閣飛似隼乘烟起  
橋湧如虹吸浦迴  
鎖斷兩厓函日月  
橫吞千瀨靜風雷  
簷前浪捲長空盡  
海上雲隨獨鳥來  
芳甸黍苗青極目  
澄清保障思悠哉

東江渡春

江橋東去海西涯  
海曙江春轉物華  
著草初濃蒼巘霧  
憑闌閒繞赤城霞  
村莊帖就棲雙燕  
驛使書來見一花

無限韶光隨馬首  
散分雨露與桑麻

南營講武

春蒐小隊出林垞  
羽扇綸巾江上亭  
組練光搖鷗鷺色  
風雲氣壯鶴鷺形  
六千君子推雄畧  
十二便宜憶武經  
薄歛省刑多暇日  
三農努力報明廷

泮宮繡繞

清波十里照宮墻  
處處春風藻荇香  
按樂每依鸞翼譜  
彈琴間和鹿鳴章  
草侵書屋青栽帶  
石近天台紫作梁  
欲識遠臣心似水  
浴堤桃李已成行

棠芟清垂

南國詞人第一流太函霸氣挾高秋  
禪心靜對雙檣樹秀句遙連八詠樓  
樞府籌邊存諤諤卿才敷政自優優  
只今萬戶絃歌地還引清風灑綠疇

慈航抵林

春堤楊葉覆春潭潭影春燈苑雨龕  
呪食汀虛初上月尋源瀑瀉乍分嵐  
玉堂學士陪龍袞祗嶺高僧演象函  
原隰泉流勞吏事每依幢影一停驂

稠嶺祥雲

空山臺殿自梁時雲物輝煌入座奇  
谷口一痕江鳥入鉢中五色澗龍知  
半輪法轉開千藏雙樹衣傳第一枝  
國泰民安天地久祥光長護盛明時

外步虛寓望鈞巖瑞石見嶺石下

星言亭

鷄鳴催漏斗橫斜夢遶桑田綠徑賒  
掛壁一琴間自好出郊小隊靜無譁  
蠶筐摘露春眠繭收笛吹烟曉作霞  
聞道未央方問夜小臣努力課農家

詠懷古跡四首

皆吾邑先賢也

吳之器

殘碑斜倚兩三松初縣東郊此故封  
道左一杯秦世土

溪頭雙嶺漢時峰寒原去馬嘶遙樹煙郭移屯過夕烽

猶有舊烏山寺外夜聲常和講堂鐘

右秦孝子顏烏墓其側有寺

颯颯松風吹墓門遺忠堪為表乾坤百年論託千秋定

六尺孤從一檄存幸有青山埋烈士更憐白屋認仍孫

邑有三駱氏皆云公裔

魯連逝後先生往東海何人解報恩

右唐駱丞

墓

村煙數點小溪干忠簡家山道路歎一旅踏冰先叩闕

萬言泣血未歸鑿烽烟近塞思迴馬羣盜來王恥揭竿

白首危疆餘涕淚凋年霜色至今寒

右宋宗忠簡故里

蒲輪一上起雲雷聖主初延葢代才金闕威儀開漢叢

玉堂編簡出秦灰由來漠北羝難乳莫詫滇南馬不迴

荒徑楓林愁過客寒嘶霜壑不勝哀

右明王忠文故里

庚申閏秋月哀辭

回首桑榆急景催恨消炬蠟忽成灰梅傳春信誰為問

竹報平安客不來露浥簾前萱影瘦秋迴天際雁聲哀

自慙甘旨年年缺絮酒何堪薦夜臺

禪官野志代興雄文獻東南一壑中註就麟經驅左氏

輯成斐史揖扶風茹茶花管傳家學臥雪雕龍問國工

吾道今窮何限歎蕭條秋色入丹楓

詩壇氣格袒三唐月筋懷人春思長香灑芝蘭皆是怨  
清含冰雪總成狂溪山試屐痕猶在花鳥關愁韻未藏  
惆悵素交誰可到分箋依舊訴殘陽

詠螢火

王明冕

湖畔風微暑氣清破昏丹鳥暗飛晶飄花掩映疎星白  
照水依稀淡月明避地幾懷荆玉蘊乘時常帶夜珠行  
搏扶不少凌霄志搖曳還隨卷帙縈

暮秋懷吳禪生

輕寒細細透羅裳日落烟村納晚涼野樹漸看秋色老  
山嵐已傍柳梢黃思深兩地聽鴻雁待久千杯貯酒漿  
知汝此肯詩興發幾回遙望白雲長

侑胡母陳氏節壽

駱宁楨

彤雲烟靄一陽天千里斑衣赴錦筵雙鶴蹁躑翔瑞日  
五芝濯秀舞華川亭亭蘭玉來天上濟濟曾孫繞膝前  
共醉丹砂稱不老九如應繼柏舟篇

寄外二首

倪仁吉

新詩賦寄遠人收別後風光澹若秋芳草無情迷路迹

杜鵑有恨咽枝頭  
祗緣彈鈇憐羈客  
非覩垂楊悔覓侯  
莫向天涯勞鯉素  
闈春此日慣經愁

落日平林倦鳥投  
何緣遊子尚淹留  
每疑簾竹頻推枕  
恐錯歸航不倚樓  
風送榆錢寧買夢  
春槎柳線正牽愁  
瀟瀟又植空階雨  
滴碎牕西未肯休

五言絕句

亦好園四詠

亦好亭

喻良能

亦好茆亭小  
登臨意緒長  
清流依檻曲  
明月逐簷方

磬湖

未用他山錯  
寧須泗水浮  
衝風時激浪  
清韻亂鳴球

小首釣磯

不爲貪鱸鯉  
還應愛碧流  
風來花落餌  
雲破月沈鈎

菊徑

小徑三秋好  
西風百本黃  
但令頻泛酒  
日日是重陽

題齊山翠微亭

山深雲氣多  
撥雲尋徑入  
但覺襟袖寒  
不知濃翠濕

雪日

龔士驥

照夜催鴻度先春試鳥銜萬山搖落盡留取護松杉

善關

義烏北六十里

熊人霖

碧嶂連雲峻丹梯旁澗鸞鷄鳴春屐過靜氣滿深山

小窗秋月西江閣二首

吳之器

高閣臨江秋秋色迴不極隔堤千萬樹樹雲霞色

野曠夕陽多江清細烟少白鷗無近遠蕭然點空晶

七言絕句

未几約喻叔厚會于香山

徐僑

鄉居惟我與君閑相見俱緣一出怪此去君家無十里

杖藜明日會香山

古志山人

遊雙林寺

楊傑

山路崎嶇山頂平兜羅雲向下方生了知大士夢中夢

更去如來行處行轉回東閣拜時膝共脚膝逐西風去

秋日有懷仲文季直二弟

喻良能

微雲初月澹層城絡緯聲連促織清北雁不來千里信

西風還起故園情暮春霖雨繼澹杏林芳盡無詩聲

溪頭晚歸

金涓

野店春寒酒力微溪雲吹濕上人衣山童不顧肩書重

更折梅花帶雪歸

幽興

燕子飛來近畫簷暮春時節雨纖纖杏花  
落盡無情緒何處人家有酒帘

送義烏龔叔安給事歸省二首

方孝孺

鷄舌同舍待紫宸朝回東閣每相親片帆忽逐西風去

鷓鴣行中少一人快躍雲間下

繡湖烟雨正宜秋之子還家喜得遊忠孝堂前舊明月  
相隨重到鳳池頭

古志止入此首

煙寺曉鐘

龔永吉

峇堯梵刹曙光分僧動鯨音遠近聞一百八聲初歇處

滿湖烟靄氣氤氳

湖亭漁市

會景臨清湖水濱鸞鮮貫酒集漁人柳枝密插新亭外  
盡是銀蝦雜錦鱗

松稍落月

蒼松偃蹇月如盃光浸平湖趣自殊風動樹端何所擬

老龍爭攫夜明珠

三首本古志



偶成

龔士驤

水國垂楊綠滿枝  
沙鷗漁艇往來昔  
朝朝暮暮平堤外  
占盡晴烟共雨絲

咨茹亭

熊人霖

溪樹山藤相與鮮  
行逢村叟問秋田  
雨肥晚秣雙垂穗  
臘酒開春不要錢

清樾亭

一道溪流跨兩橋  
高樓甲觀隱遙遙  
行人坐著清陰裏  
又聽鶯聲送遠颺

越紐亭

斗南婺北嶺嶠分  
石鏡藤花破蘚紋  
隨意勞勞成小憩  
吳山越水總春雲

瑞日亭

縣門東上日蒼蒼  
野水晴雲動曙光  
稚子越歌爭得意  
儂家百秤大禾黃

紀事詩二首

吳之器

望眼迷離鬢綠枯  
吞聲曾憶故夫無  
可憐畫棟雙棲燕  
化作軍城幕上烏

歸死難禁衆叛昔通臣休詫再生奇從來胥子寒潮裏  
何處堪容宰謫尸

鷄鳴山下過宗忠簡公祠

吳雲亭

京口迢遙江墓魂祠堂此處故荒村重重新黍舍秋日  
點點殘花出洞門

龍旂山

金以琳

龍劍新開嶽底函桃花照錦落青潭海天煙月憑誰得  
會有雲衢駕紫驂

附編

重脩東江橋記

東陽 盧 格

弘治紀元之庚申廣德李君文郁以名進士出宰義烏  
越明年令行禁止化行俗美民有餘力官有餘財乃脩  
庠校以居學徒修倉廩以廣儲蓄修陂障以防澤修第  
塞以通道修館舍以無忘賓旅蓋其所存者莫非利物  
之心故其所發亦莫非利物之政也邑之東江有大橋  
路當衝要往來絡繹自宋慶元至今不知幾興廢矣成  
化間重建於先子贈知縣府君再修於邑宰齊君溥雖

義鳥縣志 卷之二十一  
工力浩繁規制完美而洪漲衝激暴風飄忽頓崩而屋  
壞瓦落而柱欹漏濕相仍日就傾圮侯昔過而見之慨  
然曰橋梁道路長民者之責也吾其可坐視乎謀之庠  
序士有喜色聽之道路民無異言乃謹規畫料貨食敦  
勸義士吳希彩黃子宣虞子盛爲之助理三人尙義者  
皆欣然捐已資殫心力以祇承德意購材于集鳩工於  
良畝者正之墜者舉之缺者補之倣者易之不嗇不侈  
不亟不徐財用以足民不知勞不數月而工告畢工程  
堅固氣象巍峩遠視之如蠖蟻行空雲龍騰海豈特

者之利哉誠一邑之勝槩也吳希彩恐侯之德久而不  
傳而屬格爲之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  
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修有司之常事耳常事不書此  
何以書昔侯初視篆辱臨余舍聆其言論正直有以占  
其所存矣數年以來明目熟視見侯于事有定見守有  
定力規模宏遠舉措光明學識淵源器度渾厚乃知侯  
之所以大過人者其本在是他日躋顯階而秉大政功  
名事業直當與古人等故雖常事而不容不書亦春秋  
賢而得書之法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公所茇

夫甘棠微物非能利人周人感召公德澤之深而愛護之若此則斯橋之所以寄遺愛於無窮者又豈可以常事論邪故不辭而爲之記

青巖詩集序

諱稔字叔豐紳子

李東陽

夫世之有文獻大者關天下次者關一鄉而小者關一家其政行風教可攷而知也故國有史冊鄉有傳記家有譜乘又往往見諸制作著述之間史傳及譜挈綱而舉要勢不能以槩天下獨其人之所自述作則凡志操功業之詳皆得備見而無所遺焉然以天下之大古今

先後之邈且久則其詳者勢亦不得以盡存必辭暢理達然後可以自見乎世故古之君子有立德立功立言言雖細亦世之所不能廢也說者又謂必爲之先則其美彰必爲之後則其盛傳故所謂文與獻皆繼世者之責及其至也則雖門生故吏不得以佞其官長鄉黨之子弟不得以諛其先達而况子之於父孫之於祖哉故文獻者可以觀世矣余於青巖王先生之詩竊有感焉先生待制忠文公之孫博士公諱紳之子博士嘗從宋太史游與方遜志爲友先生爲遜志所教見許以女醫

其難之及也實嘗周旋其間文皇帝念忠文死國宥先生于逮繫且欲用之而先生以疾歸所編有皇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真西山文章正宗而所著詩尤多君子謂國朝文獻金華爲盛王氏于金華爲尤盛蓋忠文之文章節操關天下休明之治而繼志閔業如博士公者非適爲鄉里之望也若先生孝義清白不失世守而所謂詩又和雅冲泊粹然不戾乎正亦豈獨一家之範而止哉然則雖其詩亦不可以不傳也先生之子中書舍人汝輯其詩數千篇鄭義門諸老間爲選訂中書君在

南雍又屬今太史吳君厚博擇其尤粹者此集是也中書君旣謝病歸將鈔梓以傳余慕王氏文獻之盛又信

中書之賢非誣其親者也故序而歸之先生諱稔字叔豐別號青巖曠樵曰孝莊者門人私諡也

國史修撰餘姚謝遷

地百里爲縣縣之長有令貳有丞令以統理丞則佐之而理者其位下一品其署共一堂其政教號令刑獄催科事無巨細皆得可否其間夫豈閑官也哉許君克仁吾浙之烏傷巨族胄也素負大志蚤入邑庠治葩經學

成自分功名可唾手取而卑位若不屑爲者第爲宰物所制屢走文場不偶竟膺貢入成均今年春二月拜命授江右德興丞友人徐進士天爵暨其鄉之士夫在京師者惜其學贍才充而丞一卑官未足以大展厥志相率請言以壯之惟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物必有所濟况佐理一縣貳職百里者乎是正克仁得展其志之日要在求其稱而無曠焉耳吾竊有以告克仁夫令爲長官有兄道焉兄弟和則家事理長貳和則邑政脩故令之政教善矣號令行矣刑獄當矣催科公矣吾協力而贊襄之反是則相與可否必求其善求其行求其當與公而後已無恃才以相陵徇私以相傾俾我之心有孚於令令之心不貳於我則署無弗宜事無弗濟吏卒無所施其豪猾而縣不治民不安者未之有也如是斯無負於丞矣雖然吾無負於丞丞其負於我哉古人有爲龍門丞者不數年而登列嶽則丞蓋自下升高之一級耳無患乎名位之不崇而足以大展厥志也

題金孟章制義

陶望齡

孝烏金君孟章以萬曆辛丑走合稽贄文於予其文洗  
澤去華務出簡淡意津津自喜予謂之曰有情事於此  
一人願若溜舌若電縱橫押闔吐詞千百而其事白其  
情殫一人卷舌樹頰片言居要而其事亦白情亦殫二  
人者孰辨孟章曰莫辨於簡言者予曰爲文猶是矣辨  
甚則簡吾子姑患勿辨勿遽爲簡也簡而弗辨去暗幾  
何是時孟章之技骨不腴神不揚故予砭之云然甲辰  
復見其文於都下其骨愈立然腴矣其神愈闡然揚矣  
予謂曰是役也子戰必勝旣而罷還來辭予曰子技  
工不勝者命也丁未舉於南宮以書及所哀義來山中  
若謂予言有少助予笑曰子不聞張長史之草聖於爭  
擔劔舞乎傭夫之鬪伎兒之弄何與於毫素然而物有  
相觸者志專而功苦也昔吾子之問業於予也心靜一  
而無他色伊鬱而如不能自解此專苦之至也予言鬪  
夫舞伎而已何功之有子以是物爲政治必辨以是物  
求道德業必精神將告子直舉子業已邪丁未嘉平月  
廿日石簣山樵陶望齡書

陳大孚詩序

順治甲午仲夏

鄒南

魏裔介

余生平好遇異人讀異人書異書乃時時得覽之矣異人則未嘗數數見也蓋嘗於書而見古之異人焉或慷慨奮發捐生刎頸則俠而異或變姓易名赴山蹈海則隱而異或餽糟啜醴歌哭無端則狂而異或伏氣餐霞乘鸞跨鶴出有入無則仙佛而異當吾世而得一人焉可與之共坐百尺樓上俯視一切矣然余每讀史至張騫奉使班超立功終軍請纓宗慤破浪則又未嘗不掀髯浮白擊碎唾壺以爲大丈夫生世當如此耳二十年來每於朝市山林風塵擾攘傾蓋應對之際未嘗不留

心物色也癸巳冬遇陳子大孚於晉邸詢其所自知爲浙人官於晉遭亂遂家焉與司馬衛邵孫先生昆玉善偶來京師其年已長矣而視聽強健飲啖過於恒人心竊異之及與之談則自圖占象緯陰陽地理兵法屯務河渠漕政以至性命奧窔之旨人事情僞之變莫不批卻導窾言之娓娓動聽余則嘆以爲天下之異人也未幾

天子念遼陽係豐鎬重地擇賢者綏輯之  
下令曰能招百人往者授以縣尹  
數日而陳子得百



人應募司農以聞

天子異之如前令陳子治裝數日過宣武門與余別酒  
酣登車毅然就道惟車一乘馬一匹僕一人書數卷而  
已遂與百人者出關而東聞石衛先生留其詩數帙付  
剗劔而命予爲之序余與陳子談有日既得其生平之  
所學非尋常之可測識今觀其以孑然之身蕭條旅舍  
朝夕饔飧且不給而號召百人得諸旬日仗劔遼左數  
千里之外不問妻子家事此其人爲何等也焉知異日  
考大孚不建豎奇功轟轟烈烈與張班諸君子後先追  
逐乎此余所以讀其詩徘徊而不能已也若其詩之靈  
澹蒼秀在唐人中有似高達夫邵孫先生序之詳矣余  
不復贅序其人之異而可傳者如此

評陳大孚詩集

順治甲午春

曲沃

衛周祚

大孚先生在浙有集茲集蓋僑沃後之所著也集中近  
體居多胡元瑞曰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  
又云七言律如果位菩薩三十二相百寶瓔珞莊嚴妙  
麗種種天然而廣大神通在在具足乃爲最上一乘元  
瑞不及見大孚集苟以之評大孚豈不當焉大孚亦言

古體非漢魏莫適近體杜老外詩岑王李諸公咸典  
麗風雅醇厚和平不失三百篇氣象迨明王季挽棹正  
派則元美色相俱備今觀大孚詩推敲一字錙銖輕重  
律呂低昂洵有功于元美洎盛唐諸君子哉昔少陵在  
夔門抑鬱閉塞瑣尾流離其孤諒一形之于詩大孚遭  
豺虎亂偃蹇蓬跡清泉白石操觚吟哦不叫不怒古今  
人何一揆也一旦騎青牛出榆關高臥幼安之樹斯時  
也南撫大海北眺醫巫閭必有詩矣其侵海外篇可也

大孚詩

文政癸未

